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無家兒

陳秋帆譯

愛克曼羅普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世界兒童文學叢書

無

愛克德曼羅著
陳秋帆譯

家

兒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譯序

身世

離鄉

初次登臺

慘變

孤苦零丁

棄兒

流浪

..... 一

..... 一八

..... 三七

..... 五六

..... 七四

..... 九二

..... 一〇八

犬和猴的慘死	一二五
到巴黎去	一四三
寒風中的一夜	一五四
前進	一八六

譯序

本書所敘述的，是一個賣把戲的孩子，轉轉流浪的故事；所描繪的是一種舉目無親，孤苦零丁的境界；所包隱着的是一個「冷酷」和「熱情」的對照。

這故事，是抓住了生活的陰慘面而暗暗地指示出了最平常的家庭生活，即為兒童幸福的泉源。所以本書如能在兒童讀者以外，更得到父兄們的偶加披閱，倒是值得慶幸的。因為在他們讀後，或將不期然而與「非使孩子們一讀此書不可」之感。

孩子們果然需要着甜美可口的糖果，然而，偶然在這甜美的糖果內，和入些辛辣或苦味，那也可合成另一種新的味道，而使孩子們換換口味，這樣，也可產生一種新的趣味吧？本書，就是這麼一種味覺的調和。

要是，我們不否認上述的需要的話，那麼，本書的翻譯，也不是完全無意義的。

本書原著者愛克德·曼羅氏，為法國著名家庭小說作家，本書是他的不朽的名著！各國

都有譯本，日譯本達四五種版本之多，這也多少說明了本書的價值。譯者係據日本三宅房子氏的日譯本譯出。

譯者一九三六，九，九日於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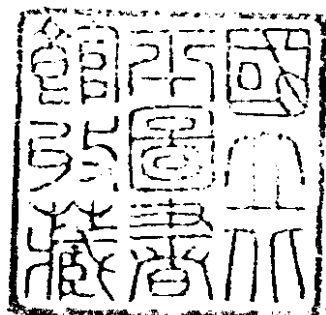
無家兒

身世

我是棄兒。

可是當八歲以前，我自以為和旁的小朋友們一樣，在我一塊兒的，是我的親生的媽媽的。因為，只要我「呱」的一聲，她就會跑過來抱着我，帶慰帶哄的親着我的小嘴巴，逗着我笑。而且；她要是不是這樣，我也不肯好好的睡着的。

在寒冷的冬天，如窗外刮着大風，降着白雪的晚上，我總是緊然在她溫



暖的胸懷裏，伸着小耳朵，聽她唱歌。那歌聲，至今還隱隱的在我耳畔迴旋着。她和我講話時的神氣；表情；眼色，無時不迸露着熱愛和親切。簡直可以說，她的確是我的親生的媽媽哪！

然而，不幸，她倒底不是的！她只是我的乾媽，這可從下述的事情中知道。柏香村，是度送了我甜蜜的幼年生活的地方，那是法國的一個偏僻的村落，那兒人煙稀少，四隣荒野，耕地很少。在蔓草野樹的中央，貫流着一條小江，江的兩岸是牧場，遠遠的望過去時，只見綠蔭濃密的森林，高高的聳立在半天。吾的家，就在沿江的一間矮屋中。

我在八歲以前，和乾母兩人，在那兒度着清寂而快樂的生活，乾母的丈夫，是一個常年在外的石匠，只聽說他在巴黎，却沒有見他回家過。

一天，是十一月某日的傍晚吧，我在宅前折柴，忽然一個滿身污泥，不相

識的人，走進村子來，問我：你媽媽可在家？我一說在家時，他便推開門入內了。那時，媽媽剛巧打從屋內出來，那人見了，便開口了。

『我，是你家在巴黎的丈夫，託我帶信來的。』

媽媽一聽就揣想到這定是來通知甚麼不幸的消息的，慌忙着問：

『全倫怎樣了？全倫是媽媽的丈夫。』

『不幸得很，全倫受傷了，傷勢很重哩。可是，不必着急，並沒有生命的危險。然而，恐怕不免就此殘廢了吧！他現在醫院內療治，我是和他同病房的，他曾託我在出院後，回家時，給他帶一個口信到家裏，所以，我特地來通知的。我的家離這兒還有二三里路呢，不早了，我要告別了，再會！』

他說着就要走，媽媽急忙留阻他：

『我還得問問你詳細的情形，所以請你在這兒宿一晚吧，明天，清早就

回家去好了。』又告訴他：『這一帶森林裏，近來，據說有狼出現，路上不很太平。』他聽了，才答允了。這晚上，大家圍坐在爐邊，吃着晚飯，聽那人告訴全倫受傷的經過。

媽媽的丈夫，在工作的時候，想不到那墊腳架倒了，他仰面朝天的跌了下來，那架子剛巧壓在他身上。因此，便受了重傷了。那工頭却說他自己不小心，所以，醫藥費，分文也不肯負擔。

『唉！說來，還得怪自己的命運！』那人嘆息着說。

這時候，媽媽的意思，要親自去走一趟，可是，談何容易！第一，路實在太遠了，這一筆路費，却不是小事咯。

第二天早上，我和媽媽到鎮上去，和神父商量了一下。那神父躊躇了一回：

『要是能夠去，當然去一下也好，可是，現在還沒有知道是否有非去不可的必要。我想，先寫封信去，等探明了，再理會吧。』

神父說吧，就給我們寫了一封信去。

二三天後，回信來了，來信說：『可不必特地趕來，現在急於和工頭交涉，所以，需錢很急迫，立刻籌些錢寄來吧。』

媽媽立刻設法了一筆錢，寄到醫院內去了。

接着又來了好幾封信，沒有一次不是要錢的，最後，竟要媽媽賣掉了母牛寄錢去。

在鄉下，要農人賣掉母牛，那真比割他的肉還要難受，因為母牛不但能供給煮馬鈴薯的牛奶，而且也能給我們做湯的牛油，所以，不論窮到甚麼地步，只要家裏有一頭母牛，那總沒有餓死的危險的。

但是，現在不得不捨掉母牛了，因為，不這樣，就不能使媽媽的丈夫滿足的。

一天，博勞到我家，來牽那頭可愛的母牛了。那母牛似乎也理會了自己的命運了，儘力掙在牛欄裏，慘叫着，不肯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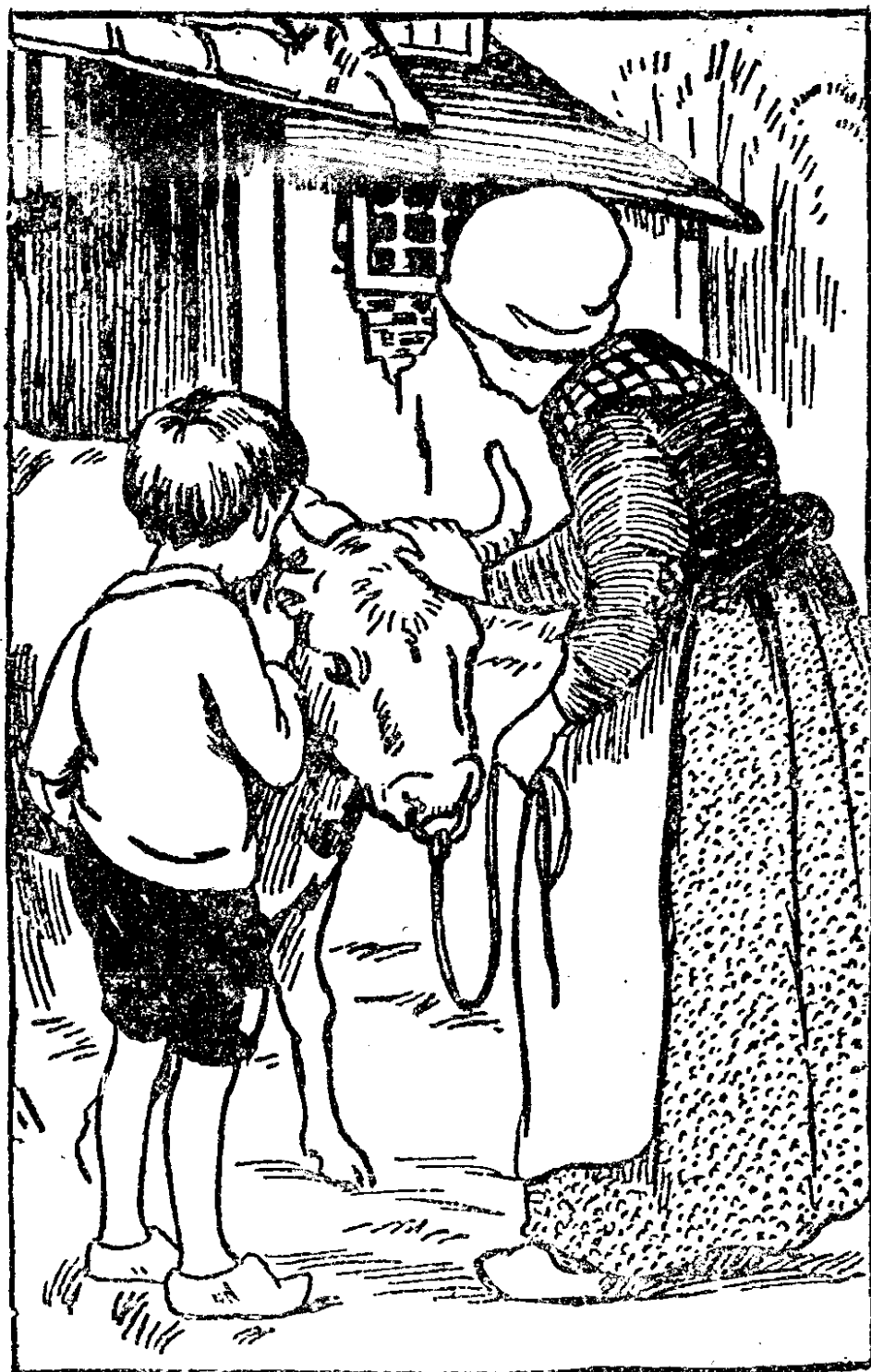
『給我繞到後面去，使勁打牠一陣，看牠，不這樣，那肯出來呢！』博勞遞給了我一根竹鞭。

『不行，那不行啦！』媽媽見了嚷着。

媽媽接過牛繩。

『喂，魯全敦！出來吧，聽我的話！可好！』媽媽和言善色勸誘牠。魯全敦是母牛的名字。

經媽媽這麼一說，魯全敦便無精打彩的走了出來。



魯全敦一到外面，博勞便牽牠到馬車後面，把牠牢牢的拴在車上後，立刻趕着馬車走了。

我和媽媽看看魯全敦給帶走了，便依依難捨的回進屋子內去，可是魯全敦一路慘號着，使我們聽一陣，心醉一陣；好久後，才消失了那慘悽的哀號。從此，我們和牛奶絕緣了！朝上吃幾塊乾麪包；晚上喝一碗馬鈴薯湯便算了。冬至節到了，可是魯全敦已給博勞牽走了，也不必提到牛奶和牛油了。

『這回的冬至節可完了！』我自言自語着。

媽媽聽見了，她靜悄悄出外去了。媽媽向來不願意問人家要東西的，這回，她却去向隣家要了些牛奶和牛油回來。

這晚上，媽媽給我做那久未嘗到的菜餚了，我迫不及待的等待着，伸長着脖子，看着媽媽做菜，她用刀尖把牛油切成胡桃大的小塊，每投一片入鍋

中時，「池」一聲響，那牛油便不見了，繼着浮起了一個圓圓的白泡。

我已好幾天沒有嗅到這香味了，所以，那味兒撲進鼻孔來時，不禁：「啊，好香哪！」的嚷了出來。可是，語聲未了，門外傳進來了一陣「沙沙」的聲音。

却奇怪，再仔細聽時，似乎是什麼人的腳聲，我暗暗驚疑着，誰又想來「揩油」不成？再一想，或許是隣家的孩子，在收拾柴薪吧？我便不理會他，儘看着媽媽做菜。媽媽剛把蔬菜盛在木匙內投入鍋子內時，外面在叩門了。

「碰」一聲，門被推開了，隨着闖進了一個陌生的男子來。

「可在準備過節？」那男子開口便這麼問着。他腋下挾着一枚粗粗的手杖。

「啊，想不到是你！」媽媽快活的跳起來了。他便走向那男子那邊去了。接着，媽媽向我招手：

『羅美，你爸爸回來啦！』媽媽這時真快活得什麼似的。

我知道是爸爸回來了，便想上前去擁抱他，然而，那男子却使着手杖阻攔我：

『小傢伙，忙什麼？』我不禁一呆。

那男子，大約五十歲左右，一望可知是一個粗暴的人。頭已跌歪了，所以覺得格外可怕。

『今晚是冬至節，可做着些甚麼菜？』他似乎只注意着食物。

『正在做一些湯和……』媽媽說話時，臉上的笑容已消失了。

『老遠趕回家來，難道不該……』

『實在沒有想到……』

『這樣簡慢，太不成話了！』說着，那男子走進灶屋內東窺西探的搜尋

了一下：『葱，葱，很好，有四五枚就要得，和些牛油……』說着，提起手杖，把懸在樑上的葱擊了下來。

媽媽依了他的話，忙碌了一番，晚餐便預備停當了。然而，那時候，我，管他怎樣美味的菜，都不想吃了，却一味暗忖着，他果真是我的爸爸嗎？『我的爸爸啊！』我心裏彷彿在這樣叫着。

所謂「爸爸」，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半天裏降下這麼一個「爸爸」來，我委實有些害怕。而且，害怕的受不了。我想上前去擁抱他，他却那麼橫暴！他果真是我的「爸爸」的話，他不就該擁抱我嗎？我暗暗這麼思量着。

『喂，呆站着幹麼？還不知道去拿碗盞出來嗎？』那人又怒狠狠的嚷起來了。我聽了，就去端出碗碟來。不知怎麼，腳下一浮，吾幾乎倒向地下去。

『這小傢伙，怎不快快吃？肚子還飽着的話，就給我去躺在牀上吧！』

我便離了食桌，到房間內去了。換上了寢衣，鑽進被窩裏躺着。呆呆的望着牆壁，眼睛怎合得攏來呢？

過了一回兒，一陣腳聲，慢慢兒在移近牀邊來，仔細聽辨時，這絕對不是媽媽的腳聲。突然，一陣熱氣，罩上我面龐來。

『喂，睡着了沒有？』那聲音簡直粗暴的可怕。

『大概睡着了。』這是媽媽的聲音。『這孩子，睡下去，要不了多久，就會睡着的。任怎樣大聲呼喚他，一時不易呼醒哩。』

那人聽了媽媽的話，便安心的這麼問媽媽了。

『怎麼沒有送他到孤兒院去呢？』

『那麼小小年紀，怎捨得！又是我自己喂乳撫育了的，怪可愛的孩子啦！』

『又不是你親生的！』

『可是，他，那時，很多病，送到孤兒院去後，怕長不到這麼大吧。』

『這餓殺鬼今年多大了？』

『八歲。』

『還可以，來得及。』

『那可不行，我跟你拼老命！』媽媽着急了。『你真老昏了頭嗎？在巴黎住了幾年後，完全變了！』

『豈敢！你得明白，我現在已是半死的人了！再也不能作工了。家裏的牛已賣掉了，錢嗎？不必說！單單我們兩夥兒，還顧不全，怎容留得下，這樣沒有用的餓殺鬼在家裏呢？你想哪！』

『他可不是這村裏最乖巧伶俐的孩子嗎？』

『那有什麼用？又不是好人家子弟！』

『倘使，他父母來領他時，不是很好嗎？』

『還有什麼父母，要是有的話，不早來領去了嗎？你還夢想着，向他父母領取撫育費嗎？我給你說吧，他們準是死了。』

『你不要胡鬧，等着吧，總有來領去的一天！』

『好固執啊，不給你多嘴了，我決心了，送他到孤兒院去……現在，我要到外面去走一遭，即刻回來的。明天，帶着他，上鄉長那兒商量去。』聽那腳步聲，漸漸兒出門去遠了。

我再也按不住了，便從上爬起來，嚷道：『果真要送我到孤兒院去嗎？』

『不，不會的，媽媽怎捨得你！』媽媽跑過來，緊緊的抱着我。我聽了，便揩乾了眼淚，望着媽媽笑了。

『剛纔的話，你都聽見了吧？』停了一回，媽媽問我。

『他不是說他不是我的爸爸；你也不是我的媽媽嗎？』

我知道了那人不是我的爸爸，我果然很慶幸，可是聽到媽媽也不是我的媽媽時，却不免心頭酸痛着。

『現在，也瞞不了你了！得知道，原來，你是他在巴黎的馬路旁，拾來的。是二月裏某一天的早上，他在出外作工的途中，忽然，在路旁樹蔭下，發出了一陣孩子的哭聲，過去一看，却是一個人家丟棄了的小孩，他見了，動了惻隱心，便和同伴們商量，結果，把你抱到警察局內去了。到了局內，解開襁褓看時，却是一個血赤白光的好孩子！再看看那襁褓，警局裏的人們，也說，這一定是給歹人偷盜出來；棄掉了的；有錢人家的孩子。他們的意思便要送你到育嬰堂去。那局裏的人又說：不過誰肯暫時撫養，倒也是好事，待他的父母來找尋時，

定會重重的酬謝的。他聽了，便抱你回家來了。那時，我正有一個和你同年的孩子，我便一塊兒撫養着，這樣我便成了你的媽媽了。』

我聽了，大吃一驚，天哪，我是一個這樣苦命的孩子嗎？

『可是，』媽媽繼續着說下去：『到了三月底，我自己的孩子，不幸夭殤了，我便把你看做自己的孩子一樣，撫養着你。這是，羅美，我做了你的媽媽的經過。』

『媽媽，我求媽媽，千萬別送我到孤兒院去！只要媽媽肯留我在這裏，甚麼苦我都願意嘗，甚麼事情都願意幹，媽媽，我求你啦！』

『好孩子，羅美，不會的，媽媽不是說過捨不得你嗎？現在，好孩子，乖乖的睡下去，他回來撞見你還沒睡着時，準又得吃他一頓哩！』

媽媽給我扯開了被，幫着我躺下去，我睡好後，媽媽又在臉龐上深深的

親了我一吻。

可是，不安的心，依然起伏跳動着，過去的不幸，更劇烈的震擊着我的脆弱的小靈魂，我已失了睡眠的能力了。

離鄉

昨晚，整整做了一晚的夢。醒來，望四周仔細辨認了一下後，才知道我還在家裏。

全倫，朝上起來後，似乎忘了昨晚的話了，默不作聲，我也稍稍安心了些。大概給媽媽勸阻了，他不再提到送我到孤兒院去的話了，所以，我也照常吃飯，玩着。

可是，到了中午，事情又起了變化了。

全倫，突然給我帶上了帽子，要我跟着他出外去。我無力反抗，依着他的話，隨着他出門去了。我儘跟在他面走，也不敢問他一句話。從家裏到鎮上，大

約有一分鐘左右的路程。他，在路上，不時回過頭來看我。可在好好的走着。

我納罕着，老是不明白，他倒底要領我上那兒去呢？在仔細思量了一回後，不幸的預感，往我心頭襲來，漸漸加增了害怕；危懼了。於是，我設計逃跑了，我便慢條廝理的走着，落在他的後面，我那時的計劃，是投河自殺！

全倫，在起初，似乎很放心，因為我緊緊的在他後面跟着；可是見到我緩步不進時，似乎也覺察到了我的計劃了，他搶步跑過來，一把拉住了我的臂膊，強拽着我往前走。我竟像一頭套着頸圈的犬，由他拉東拉西的拉着，過路人見了，都向我投着奇異的眼光。

到了鎮上了。走過一家酒店門前時，一個站在門口的人，招呼全倫：『可進來坐一回？』他點點頭，扯着我走進店內去了。

剛才招呼的，就是這酒店的主人，全倫和他對座談着，我在傍邊站着。

這時候，有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在屋角的坑椅內暇躺着，那是一個鬚髮雪白，身材高大的老年人，身上，穿着一件奇異的羊皮大氅，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安閒沈靜的老人。看過去，活像寺廟內壁畫上的老和尚。

三頭獅子犬，圍繞着他，在地下躺着。三頭犬的顏色却不一樣，一頭是白犬；一頭是黑犬；一頭是灰色的母犬。那白犬，戴着一頂奇異的鴨舌帽，樣子很像警察帶的制帽，我看看倒也覺得有趣，便目不轉睛的望着那老人。

這時全倫和酒店主人鬼鬼崇崇地談着，我留心聽時，却正談着我的事情。全倫說，要帶我到鄉長家裏去，待得了鄉長的允許，然後送我到孤兒院去，好領取這幾年來的撫養費。却不料，話聲傳到躺在屋角內坑椅上的老年人耳裏去了，他便坐了起來。

『這孩子是在你家裏吃閒飯的？』那老年人和全倫交談了。



『是，是的。』

那老年人聽了全倫的回答，似乎很中他的意，即開始談判了。

『你想送他到孤兒院，領取撫養費嗎？那何必？你果真要打發這討厭壞的話，那由我來收留着他吧，你以為可好？』

『你還不知道咧，他倒是村上最聰敏的孩子，所以，我不能胡亂給人家的，喂，羅美，到我這兒來！』

我還是戰慄着，到了全倫的傍邊。

『孩子，莫害怕啊。』老人溫言柔氣的撫慰着我。

『現在，你仔細看吧！』這是全倫的話。

『身體怕不見得怎樣強健吧？』老人打量着我的身體。

『身體不行？什麼話！他比不過那一個孩子？你可看看那腿，多堅實哩！』

全倫撩起我的褲腳管，給老人看。

『太瘦了！』

『那麼，再看臂膊吧，』

『還不是一樣？够了，不用多看了，總之，要他做辛苦的事情，是受不了的。』

『受不了？什麼話！我又不是和你開玩笑，你可試試他的肌肉，多堅實哪！』

那老伯伯舉起鳥腳般瘦黃的手指，在我周身撫摸了一陣，結果，還是皺皺眉頭，搖搖頭。

這時，博勞來買我家母牛時的情景，又浮現在眼前了，他在母牛身上撫摸了一遍後，故意搖首，表示不滿意，嘴裏咕嚕着那牛的缺點，又說這牛太老

了，買不起價錢等等的話，結果，還不是買了去？我看來，那老人，也一定如此，一方面儘管表示着不滿意，或許，最後，還是要買我的。

『媽媽，媽媽！我給全倫賣掉了！』

我嘴裏雖然默不作聲，可是幾次想這樣叫出來。事實上，叫又有什麼用呢？媽媽也不在這裏。

『那麼，這樣吧，孩子果然不怎麼強健，我還是帶他去吧，可是我並不想買，却想租，每年給你二十法郎的租金吧。』

『只有二十法郎嗎？』

『數目雖然小，你還是便宜的。送到孤兒院去，最多償還你幾法郎一月，拿了一次就完了，有什麼大好處呢？』

全倫，起初固執着不肯，經那老人反覆說明；開導了一陣後，終於答允了。

最後，全倫，向老人探問帶我去的目的了。

『你租他去幹什麼呢？』

『讓他伴伴我，我已是這麼大的年齡的人了，晚上，獨自一個兒，多冷靜！而且在疲倦的時候，也好由他安慰我，給我忘掉些疲勞。』

『啊，原來如此，那是再適宜沒有的了。』

『然而，這不過是一部份，同時；還得教他跳舞，翻斛斗，等技藝，並須練習長途的旅行。換一句話，我要他在碧特列司賣把戲的班子裏充當一個角色。』

『這班子裏的人們，現在那裏呢？』

『碧特列司班子都在這裏，你可要看看？』

老人說着，就打開羊皮大氅，在胸畔鑽出一頭奇妙的動物來。看時，却是

一頭猴子。

『原來是一頭醜形怪狀的猴子！』全倫說着笑了。我從來沒見過猴子，倒給牠嚇的一跳哩。

『牠是我們班子裏的要角。——傑克先生！傑克先生，對着客人敬禮哪。』

那猴子的確伶俐，立刻把指頭擱在嘴唇上，表示和我們親吻。

那老人又對着白犬：

『喀皮，帶領着全班夥計們，見見客人吧！』

本來躺在地下的那頭白犬，就站了起來，把前足緊抱着胸部，用後足直直的站着。先向老人鞠了躬。接着，揮着前足，招呼同伴。給他一招，黑犬和灰色母犬都站了起來，互相握着手，望後倒退了三步，向我們，很整齊的鞠躬了。

『現在，給諸位介紹吧』三頭犬行好了禮，老人又說着：『白犬的名字，喚做喀皮，喀皮老闆最聰敏，牠很有幾套好戲能演。黑犬名徐洛，這位先生，具着侯爵那樣高雅的性情。慈愛可親的灰色母犬，是蒂羅絲夫人，這一班漂亮的角色，是我長途漫遊的良伴，也因為有了牠們，才能維持我的旅途生活。我們有時很能愉快的過活，有時却不大順手而感到生活的不滿足，這也是跟着季節而起變化的。……喀皮，你說，可是這樣？』

聰敏的喀皮，把前足交叉在胸畔，成十字形，表示回答。

那老年人接着：

『我這班子裏的伙計們，都是活潑伶俐的，然而，能够有一個敏捷乖巧的孩子，雜在裏面，串演滑稽，那更可生色不少。現在我要這孩子的原因，就在這裏。』

『要他串演滑稽嗎？』全倫似乎奇怪着。

『是的。可是，你得知道，這要聰敏的孩子纔行哪。』老人說時望望我。

我前後聽了一遍，又看看那聰敏的猴子，犬覺得帶了這麼幾頭有趣的東西，到處流浪，倒也痛快；自由。然而一想到要別離媽媽，又不免愴然欲絕了。再一想到照全倫現在的態度，我早晚終得和媽媽別離時，我的眼圈又濕了。他們二個又商量了一陣，最後，似乎決定了。

『那麼，我們現在回去了。』全倫站了起來。

我依舊跟着他回家去。走到半路，全倫突然轉過身來，蠻橫的扯着我左耳，怒喝着：

『你這鬼東西！不怕捱打的話，儘可把今天的事情，去告訴你媽媽！要是
不聽我的話，看老子饒你！』

媽媽在家裏盼待着我，見我回來了，便攙着我手，一面問全倫：

『回來了！鄉長怎樣說了？』

『沒有去。』

『爲什麼？』

『剛巧在酒店裏遇見了幾個久別的朋友，不知不覺間，談得太遲了，便沒有去，我想，明天也不遲。』全倫當然不肯說出今天幹的好事的。

我靜待着全倫外出的機會，只要他不在面前，我總得告訴媽媽的。可是，他一步也沒有離開我，我的計劃終究失敗了。夜深了，我不得不躺上牀去，『明天早上，我總得告訴媽媽！』這麼想着，便安心的入睡了。

天哪！第二天早上，待我醒來時，已不見媽媽的影踪了！我着慌了，東窺西探的找尋着媽媽，全倫見了，便怒狠狠的喝着：

『鬼東西，你在找誰？』

『找媽媽。』我回答他。

『媽媽？她往鎮上去了，午後才得回來。』

昨晚，媽媽沒有提到今天要上鎮的話，於是，我便深深的擔憂起來了。看到了全倫的猙獰的臉色，覺得一刻也受不了，我就往屋後菜園裏玩去了。

過了一回，全倫又使着怪聲在喚我了，我畏畏縮縮的回到了屋子內。不料昨天在酒店遇見過的老人，帶着猴兒；狗兒，在屋子內坐着了。

我立時明白了我的命運了。那老人不是來領我的嗎？他們料到媽媽在家的話，定要阻擋的，於是借了事故，把她打發到鎮上去了。到了此刻，任怎樣哀求他，已不中用的了，我便跑到老人面前：

『老伯伯，請你可憐我，莫帶我去啊！』我帶哭帶訴的哀求他。

『孩子，有什麼難過呢？住在我一塊，決不會給你吃虧的，我既不會打你，又不會罵你，而且，還有這許多可愛的猴子，狗，伴着我們……好孩子，你爲什麼不願意跟着我去呢？』

『捨不得媽媽啦……』我只吐了這幾個字，喉頭便咽住了。同時全倫又惡聲怒氣的嚷起來了：

『你這小傢伙，還做着溜在這兒的好夢嗎？現在你自己決定吧——你愛去孤兒院呢？還是跟着老伯伯去呢？』

『什麼地方都不願意去，我要在媽媽身邊。』

我只是抽抽咽咽的哭着。

『你還在夢囈不成？再要固執不聽話時，當心給老子丟你到門外去！』
全倫咆哮着。

那時，站在旁邊的老人，也有些憤憤不平了：

『這孩子，也不能說他壞，他是捨不得母親啦！莫再這麼詈罵他，實在是
一個好孩子哩！』

你老也會順水行舟，發這樣的慈悲！

『何必這麼生氣！就這麼決定了吧。』

老人說着，掏出了八枚五法郎的金幣，置在桌上，全倫一見，慌忙搶着塞進口袋內去了。

『好孩子，一塊兒跟着我去吧？喀皮，走吧！』

這時，吾伸着雙手，不住的向那老人行禮乞憐，也回頭向全倫哀求，可是，他們都睬也不睬我一下。

那老人看我沒有跟他去的樣子，便執着我的手腕，強拽着我，我這時非

走不可了。也非離家不可了。

我給橫扯直拽的出了屋子，淚眼模糊向四下望望，終沒有一個幫助我的人，外面大路上；牧場裏，連人影都找不到半個。

『媽媽！媽媽！……』我沒命的叫着。

可是，哭，叫，都成了徒勞！最後，我還是跟着老人去了。

『喂，走快些。』他扯着我。

走上山坡後，回頭看時，媽媽家裏的屋子，還隱隱看得見。可是漸漸兒遠去了；漸漸兒變小了，渡送了我這幾年幸福生活的家，可就在今天永別了嗎！

『讓我休息一下吧！』我央求那老人。

『哦，也好。』他放了我。我便在草地上坐下。抬起頭來，似醒似夢的；癡癡的望着媽媽的家。

一陣熾煙，從媽媽家裏的煙囪內透了出來，嬈繞在屋頂上，漸漸騰往天空去了。媽媽飼養着的一頭老母雞，幽暇的在泥墩上往來着。屋傍的，我時常說聲：『馬來！』爬上去騎着玩的，彎曲了的梨樹，依然搖拽在空中；也好像在向我招手，要我回去！村旁蜿蜒曲折的小江，那也是我每天遊息的中心區域，遠遠望過去，那亮晶晶的流水，照常的輝映在太陽光下。這一切，沒一樣不刺激着我的童心哪！

『走吧！』老人站了起來！

『再給我休息一下！』

我嘴裏這麼說着，同時目不轉睛的凝視着前方。啊，突然，一個帶着白帽的婦人，出現在大路上了，她正望着我家裏走去。距離太遠了，看過去，只像白蝴蝶一樣，在那兒飄着，可是，她不是媽媽嗎？是啦，不是媽媽是誰啦！

媽媽慌忙着跑進屋內去了，可是一轉身又跑出屋外來了。她張開二手，在園子內東覓西探的亂躡着，這時，我按捺不住了，在土堤上站了起來。

媽媽是在尋我啦，我便伸長了脖子，沒命的狂叫着：

『媽媽！媽媽！』

距離太遠了，聲浪到半途就消滅了，媽媽怎聽得到呢。

『發了瘋嗎？怎麼……』

老人着慌了，我却不敢睬他，還是望着媽媽，然而媽媽是不知道我在這兒的，所以有什麼方法呢？

這時，他也望見了媽媽了。

『咳，可憐……』老人自言自語着。

『老伯伯，放我回家去吧！』我又哀求着。

老人當然不會答允我的哀求的，他又過來執着我的手腕了。

『休息也够了，出發吧！喂，喀皮，走咯！』老人帶着犬，手扯着我出發了。

我在走了二三步後，必得回過去看一下，在山坡上拐了一個灣後，再也望不到媽媽的屋子了，只有高高的山崖，遮攔着我的視線。唉，我將往那兒去呢？

初次登臺

碧特列司老爸，——現在已是我的師父了。他買我來了。可是他決不是一個壞人，這是我不久以後就知道了。我們在山坡上走着時，他說出了這麼一篇誠懇的話來：

『你要哭，可以儘量的哭一陣？可是你得明白，能到我身邊來，還是你的幸運哩。因為你沒有親生的父母，那乾母不管怎樣愛你，一到了她丈夫不肯留你在家裏時，那就完了。她丈夫本來也是一個好人吧，但是自從他的身體殘廢以後，大概，他想到留你在家裏時，連老夫婦二口兒也活不成了，所以總得把你打發去了，才能安心。從今以後，你得牢牢記着；世界上一切事情，是和

戰爭一樣的，誰都不能滿足過活的哪！』

我雖然是一個小孩子，聽了他的話，也覺得有理。可是一轉念間，想到了媽媽時，又怎禁得悲痛萬分呢！

師父，又接續着說了：

『我的話，你可仔細的想一下。現在，你和我在一處過活，絕對沒有甚麼苦痛的。你想，倘使，果真給送到孤兒院去後，那味道才不易嘗哩。所以你也可以轉什麼逃走的念頭。要是，你幹出那樣的事情來，你看，在這麼荒涼的田野裏，那裏有一個藏身的處所。而且，這幾頭聰敏的犬兒，一下子就可以拉你回來！』

師父說時，又指着四周的荒野。

實際上，我也沒有逃走等等的念頭，就是給我逃脫了，到什麼地方去呢！

猴兒傑克騎在師父肩上，三頭犬和我跟在師父後面，他和牠們都毫無倦容，我却已奔得四肢酥軟；周身乏累了。

『你穿着木鞋子，莫怪已這麼累了。這兒離亞塞鎮已不遠了，待到了那兒，給你買一雙皮鞋換上吧。』

聽師父說要給我買皮鞋時，腿內立時增添了新的氣力，疲倦也消褪了！我想穿皮鞋，已不止一天了。在村裏時，村長的兒子；旅館的小老闆，都穿着皮鞋，每逢星期日，老是在禮拜堂的走廊下，滑冰一般東跑西躡着。我見時，心裏終是癢癢的，覺得要弄一雙嘗試一下，才能滿足。

『到亞塞鎮還很遠吧！』我問師父。

『哈哈，說出了真心話了！你歡喜皮鞋吧？好，我定給你買，買一雙，——在底上打着釘子的，——皮鞋。同時，還要給你買袴子；馬夾；帽子，現在，要快些走

啊，怕走不到三里路，天就要黑了。」

師父說時微笑着。

我覺得太快活了，穿一雙平常的皮鞋，已足夠稀罕了，現在却要買鞋底上打着釘子的，那實在太好了。而且還要買袴子；帽子；馬夾等等的東西，要是在穿上這樣漂亮的衣服後媽媽見了，將怎樣喜歡呢！

纖雲不染的天空，忽然間陰雲四合，下着傾盆大雨了。師父身上，緊緊的裹著那羊皮大氅得安然無事；猴兒傑克乖乖的躲藏在羊皮內，也很舒服。所苦的是我和犬兒們，從頭到腳，都給濕透了，骨頭似乎也給浸透了。犬兒們比我便宜些，時時搖搖播播着身子，把雨水潑去，我只有聽受雨點打上身來，一無法想。

『走快些，到前面村子內去避雨吧。』師父催促我。

好容易跑到村子內了。可是，並無宿店，乞丐一般的老爹，帶着一個孩子和幾頭猴，身上都濕得水老鼠一般，誰肯收留這一羣奇形怪狀的東西呢！

『我們是住家，不是宿店哪！』

村裏的人家，見我們去投宿時，都異口同聲的這樣拒絕。我們找遍了全村，一家一家都問遍了，却遭到了同樣的失敗。這裏離亞塞鎮還有二里左右，而天空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身上又給雨淋濕了，簡直冷得站立不穩，我又想起了媽媽的家了！

幸而，有一個農家，把堆積柴薪的空屋，給我們過宿，却說明不能在屋內點燃燈燭的。

我們得了過宿的場所後，就準備晚餐了。——雖說是晚餐，却沒有甚麼食物。師父在背着的搭襪內取出了一塊麵包，把他分成了四小塊。師父給了

我一塊，他自己也吃了一塊，餘下的又摘成數小片後，分給猴兒們吃了。

我已疲乏極了，脚又給木鞋子打破了，陣陣作痛着。身上還穿着那套濕衣，身子不住的瑟瑟戰慄着，到半夜時分，我還沒有入睡。

『你很冷吧，怎麼的？牙齒也不是在格格地顫動着嗎？』師父問我。

『哦，冷的很。』我這麼回答他時，師父便解開他的包裹；

『我隨身沒有多餘的衣服，這裏有一件襯衫；和一件背心，你拿去穿了，在稻草堆中睡着吧，一下子，就會暖和的。』

我接過來，穿着，便鑽在稻草內。可是，一時又怎會溫暖呢，苦得只在稻草堆內轉輾呻吟着。忽然，又想到：倘使，以後長過着這樣苦生活時，怎受得了呢？我又不禁嗚咽着啜泣了。

突然，一陣熱氣，傳到我臉上來了。用手探索時，纔知是白犬的細軟蓬鬆

的毛。原來喀皮走了過來了。

喀皮，在我右側躺着，伸出厚絨一般的舌頭，輕輕的舔着我的手。這，使我興奮起來了。我浮起身，雙手抱着牠的頭，在牠冰冷的鼻子上親了一吻。喀皮大概也傷風了，鼻孔內「吹吹」的作嚮着。牠把前足擱在我手上，親暱的和我並着頭睡了。

疲倦，悲痛，一切都忘了。孤獨的痛苦，也同時消失了。我已不是被遺棄在世外的，孤零零一個了，我找到了伴侶了。

第二天，清早便出發了。雨已止了，一二片輕雲，含笑漫步在晨光裏，枝頭的小鳥，鼓着珠喉，送出了二三聲清歌。喀皮，走一陣，止了步，回過來望我吠着，牠好似在鼓勵我：

『鼓起勇氣來！振起精神來啊！』

不一回，到了亞塞市了。我目不暇給，看着那從未見過的，新鮮的事物。因為這樣的大市鎮，我有生以來，從未到過啦。

這裏，引起我注意的既不是高聳雲霄的古塔，也不是鋸連櫛比的市屋。具着最大的吸引力的，是陳列在店門前的皮鞋！

行走間，師父走進了一家店鋪內去了。那兒除皮鞋以外，還擺滿着破槍；金鑲邊的衣服；起了銹的鑰匙一類的東西。所以我知道這是一家舊貨鋪子。師父給我揀了一雙皮鞋，我快活得跳躍着了。而且，馬夾，上衣，袴子都給我買全了。

我們在一家旅館內住下了。我就換上了那漂亮的衣服，牢實說一句，穿好後，我自己也覺得很神氣呢！喀皮，我的好朋友，牠也帶着滿意的表情望着我。



『穿好了衣服，就要開始我們的工作了。明天，這兒有市集，你得登臺表演哩。』師父這麼說時，我聽了却莫明其妙！

待問師父時，才知要我參雜在這羣犬兒、猴兒中間，演那把戲。

『可是，師父，這把戲怎樣演的呢？』

『莫急，我會教你的。那有不學習會演戲的道理！牠們也是用心學習，才學會了的。所以，你也得努力學習纔行哪。空講是不中用的，我們就開始吧！』

師父又告訴我，現在演的是什麼戲了：

『現在，我們演一齣「傑克先生的侍役」吧。傑克先生，向來雇着一個侍役，這侍役，名喀皮，做事很能幹。可是，牠找到了較優的位置，便走了。走後，來了一個新的侍役。這新來的，可不是犬，是一個孩子，名羅美，——』

『羅美？不是和我同名嗎？』我奇怪着問。

『是的，這侍役就是你。你從鄉下上城，到傑克先生家裏來作侍役了。』

『可是，師父，猴兒也要雇侍役嗎？』我不懂，猴兒爲什麼這樣闊綽。

『這才是演戲哪！因爲你剛從鄉下出來，你主人便當你「土佬兒」了。』

『要我做「土佬兒」，我却不高興！』

『羅美，你錯了，要能引人家笑才有趣。我給你說吧，那時，你到了主人家裏，正是中午時分，主人便叫你吃飯，好，現在就在這桌子上練習吧。』師父說完，把桌子放好了。

桌子上，放滿着碟子；酒杯，刀叉，和飯巾等，我不知道使用這些東西的方
法，到了桌子旁手足無措的呆看着。師父一見，便哈哈大笑。

『哈，演得好！恰到好處！』

師父搖搖擺擺的笑着，很高興。

『我却不知道好在那裏！』

『正因爲你自己不覺得，才說演得好啦，要是自己知道後，便不免裝腔做勢，露出不自然的樣子來了。也便不行了。演戲沒有呆板的方法，只要你不忘記那不知所措的狼狽情況便得了。而且，包你演得活龍活現，使人拍手叫好。』

師父詳細細教了我。這是一個很簡單的趣劇。前後演完，要不了二十分鐘，他便教我繼續練習了幾遍。

這時，師父的耐性，不由不使我驚服了。以前，我在鄉下，也見過那些賣藝的人，在訓練動物演戲。他們，一個不是，便打罵交加。可是師父沒有罵過我一聲，責打過我一下。

『你確是一個聰敏聽話的孩子。不過，這裏我再教訓你一句話：不問甚

麼事情應該要做的，就得用力去做，這是做人的方法。你一生，要牢牢的記着我這句話！』師父懇切的教訓我。

『師父，你對於犬兒猴兒們，怎會有這樣好耐性的？師父真是好耐性！不見你討厭，也不見你發怒。』我詫異了，便鼓着勇氣問他，他聽了，還是微笑着回答我。

『你，在鄉下時，大概，看慣了鄉下人橫暴的待遇動物，牲畜的吧？可是，那是錯誤的。無理的責打是最壞的，而且，沒有用處的，只有好言好語的開導，才能使牠們心領意會。亂打亂罵，反使牠們着了慌，聰敏的也將變成蠢笨了。教育他人，便是教育自己。這是老話。我訓練動物，實際我還是跟牠們學習哩。』我聽了，不由不佩服他的見識的高明了。同時，偶然想到了明天要參加演藝，心頭又卜卜的跳躍着。

到了第二天，我們整了隊出發，到演藝的地方去了。師父在前面領隊，他吹着口笛，脚下踏着拍子。喀皮跟在他後面，傑克高高的騎在師父肩上。徐洛和蒂羅絲雜在中間，我在最後。

這樣一個隊伍，當然很能引起人們的注意的。而師父的笛，吹得不同平常，格外動聽，屋子內的人們，聽到了，也奇怪着跑了出來。我們到演藝場時，看客已四面圍滿了。

第一齣犬兒們出演，我無心看牠們，只是暗地裏溫習着我要演的趣劇。所以也不知牠們演着什麼。

第一節終了後，喀皮銜着洋鐵皮的碟子，向看客們要錢去了。牠遇到不肯捨錢的人，便提起前腳，擱在那人的口袋上，旺旺的叫着，輕輕的叩着那人的口袋。

觀衆見了，大家哄然大笑了。

這麼對付看客，真不錯，不問怎樣吝嗇的人，也得掏腰包，丟一兩個銅子。當喀皮向看客要錢時，師父滿面笑容的拉着梵亞林，注意着喀皮的碟子，默不作聲。

一回兒，喀皮銜着一碟子錢回來了。

第二齣又要開始了。

師父，照例，向看客們打了一個招呼，講了幾句開場白。說完，又提起梵亞林，奏着行軍曲了。

穿着上將軍服的傑克，不慌不忙的出場了。

這位將軍，當征伐印度時，屢建奇功，因此名震全國了。牠居然也雇用着犬兒喀皮做牠的侍役，過着優裕的生活。

傑克抽着捲煙，踱着方步，等待着他的侍役。

可是，那侍役老不見來，於是，牠圓睜着兩眼，咬牙切齒，心煩焦燥的咆哮着。

到第三次咆哮時，喀皮要帶着我出場的，於是，我跟着喀皮登場了。

喀皮介紹我見傑克將軍。

那將軍看了我一眼，搔頭摸耳，滿面孔的不滿意，搖搖頭，直做出：「怎麼來了這麼一個鄉下土佬兒？」的神氣，看牠周身不暢快。牠又不耐煩的聳着肩膀，在我周圍繞了一圈，在我身上，上上下下，看了一遍。猴兒的表情，既滑稽；又逼真，於是引得滿場的觀眾轟然大笑了。

這時，觀眾們都把我當土佬兒看待，我也自以為土佬兒。

猴兒的舉動，够得上「聰敏伶俐」四個字的批評的。他用各種各樣的

方法考察我；試驗我，我那時裝着那愚蠢的樣子，由他取笑。

他指着置滿着食物的食桌，演手勢叫我坐下。我便在桌子旁坐下了。桌子上除置食物；刀；叉一類的東西以外，也放着一條白飯巾。我在動手吃飯，不明白這飯巾的用法時，喀皮在旁邊這樣那樣的教我。

這時，我自以為懂了，現着「這有什麼難處！」的神氣，把飯巾罩在鼻子上。

將軍一見，便捧着肚子大笑了。喀皮見我這樣一竅不通，也不免心灰意冷，拉起腿來，一個筋斗翻了過去！

我知道剛才的錯誤了，苦苦的思索了一回以後，豁然大悟了，我點點頭自言自語着，「知道了，原來是這麼使用的！」便把食巾捲成狹狹的一條，圍在頸項內，作我的圍巾了。將軍一見，蹬着脚，又氣又好笑，喀皮又翻了一個筋

斗！

最後，將軍忍耐不住了，跑過來，把我推出了坐位，就規規矩矩的吃他的大菜了。

將軍使用飯巾的本領，却要比我高明得多。先在上衣的鈕扣上，扣好了，然後把飯巾在膝蓋骨上鋪好了。

牠先切麵包，繼着喝酒；飲湯，動作的純熟，簡直使人想不到牠是一頭獼猴！食畢，演着手勢，向我要牙籤。

穿着軍裝的猴子，張着嘴巴，露出了細利的牙齒，使勁的用牙籤剔除牙齒的神氣，那實在演得太滑稽了，這時觀眾都拍手叫好，聲震屋宇了。

至此，這齣趣劇，也告終了。

『那侍役多蠢笨啊，可是，那猴子，太聰敏了！』

觀衆回去時，這樣議論着。師父很快活的讚美我，說我能演喜劇。這時，我感到了生平未有的愉快。

慘變

我們每天出場，總博得滿場的美譽而歸。可是，我們能演的戲不多，所以不能長逗留在一處地方的。第三天，我們離了亞塞市，往法國中部地方去了。

在這時期內，我得增加了不少見識。同時我跟着師父，奔波在一望無際，蔚藍的天空下，作長途旅行時，我的手，足的耐苦力都漸漸的增強了；肺部也漸漸覺到寬展舒暢了；皮膚，肌肉的組織也一天天的發達了，身體也似乎穿上了鎧甲一般的堅實。從此，風霜也好；雨雪也好；嚴寒也好，酷熱也好，我絕不畏懼了。

一天晚上，我們又到了一個包圍在平原中央的大市鎮了。那鎮是沿江

成市的，紅磚砌成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着。

『這是紫露鎮。』師父指着告訴我。

我們決定在這兒停留幾天了。

在市內走了一陣，發現了不少合於賣藝用的空地，中間，要算植物園附近的空地，最好了。因為在這空地的四面，列滿着高可齊天的大樹，綠蔭濃密，那是一個天然的賣藝場所。我們就決定明天在這裏賣藝了。

師父照常吹着那神妙的口笛，在前面領隊，我們依次排列着，在人們看來，比却是一個奇妙的隊伍，所以，待我們走到那空地上時，早已擠得人山人海了。

這時，一個警察，站在旁邊望着我們，那警察可不知憎厭狗呢？還是不准我們在那兒賣藝呢？帶着可怖的臉色狠狠的望着我們，最後，來驅逐我們，干

涉我們了。如果聽了他的話，搬一個地方，或許也可無事吧，可是，師父怎肯無端屈伏呢。

師父是一個帶着犬兒，走遍了窮鄉僻地，老於江河的人，所以他不會輕易受警察的威嚇的。先對着警察脫帽，行了一個禮。

『代表着警察的權力的先生！你奉了上司的命令，禁止我們可憐的賣藝人，在這兒叨光混口苦飯吃嗎？』

師父操着特別客氣的語調，駁難那警察，這是在嘲弄人時用慣了的。

『胡說八道，搗什麼鬼！還不給我滾蛋嗎？』警察老羞成怒了。

『是，說得有理，可是請問：你先生根據了什麼，干涉我們在這裏賣藝的？你解釋明白後，我們遵命就是。』

講到辯嘴舌，警察那裏是師父的對手，他便忍氣吞聲的走了。師父又脫

下帽，望警察背後，很恭敬的鞠了一個躬。

這天，無事的過去了，到第二天，我們正演得熱鬧的時候，那警察又出現了。他跳過了四圍的繩子，跑到演藝的場內來了。

『犬沒有罩嘴套嗎？』警察怒狠狠的問師父。

『先生要我的犬用嘴套嗎？』

『當然，這是法律規定了的，你這老頭兒也該知道啦！』

那時，我們正演着一齣：「吃了通便藥的病人，」趣劇，這趣劇，在這鎮上，從未演過，所以看客們正看得津津有味，眼見着這警察的無理取鬧，大家也憤憤不平了。

『喂，警察，鬧什麼呢！讓他們演下去咯！』

這時一呼百應衆口同聲的嚷起來了。

師父向觀衆們招呼：「諸位，請靜一些！」於是喧聲便止了。師父又脫下羊皮帽，恭恭敬敬向警察行了三鞠躬：

「代表着法律的權力的先生！要小伙計們用嘴套嗎？」

「當然咯，怎好不用嘴套！而且馬上就得用。」

「原來先生要喀皮，徐洛蒂羅絲們都帶上嘴套嗎？這又偏偏不湊巧！你先生，定要奇怪；有什麼不湊巧吧？那因為，倘使在天下名醫喀皮先生嘴巴上，套上嘴套後，牠怎能够吩咐可憐的傑克先生吃藥呢？別的事情，或許還可以勉強，要醫生帶嘴套，那簡直是不合情理到萬分了！」

在這「吃了通便藥的病人」一劇裏，白犬喀皮，扮着醫生，猴兒傑克飾着；吃那「通便劑」的病人。

師父的演說完了後，顧客們又哄然大笑了。孩子們，也「哈哈」的胡鬧

着。師父在博得滿場大笑後，更加得意洋洋的瞎扯了：

『提到美麗的看護婦蒂羅絲，果真要實行你那慘酷的命令時，她怎能鼓她的蓮花妙舌，安慰病人，使病人吃那緩和痛苦的消化劑呢？這，可請在場諸位公評！』

觀客們聽了，又大笑了，也有喝采的，沒有一個不說師父的話，說得痛快；而嘲笑那橫蠻的警察。傑克，躲在樹蔭下，播手舞腳，皺着眉頭，裝着怪樣子，逗引觀衆。大家一見，又怎免得大笑呢。

原來，傑克剛巧站在警察的背後，學着警察的舉動，鬧着好玩。警察雙手叉着腰窩時，牠也照樣的叉手，那警察怒憤交迫，摩拳擦掌時，牠也掀起尖尖的嘴巴，伸拳舞腿，人們見了，怎不要捧腹大笑呢？

那時，因爲觀衆的視線，都集中在警察的背後，那警察也便奇怪了，回頭

一看，却是那猴子在開他玩笑，於是警察便鼓着眼珠，睨視着猴子，而猴子正缺少這樣一個對手，一見，也照樣睨視着警察，這却好看了！雙方，一眼不霎，互相對峙着。這時，不論誰見了，都止不住笑了吧，結果，還不是警察敗退了嗎！

『老頭兒，聽着！明天再不給牠們帶上嘴套，够你舒服！』

警察哭笑兩難，滿臉通紅着怒嚷了一陣，走了。

『再會，先生，明天，再見！』師父又對着警察的背後，一鞠躬。

那天晚上，回到旅館後，師父絕口不提到，日間和警察吵架的事情。然而我以為，這回總得給牠們買嘴套了吧？可是，毫無準備的動靜，我再也忍不住了，便繞了遠圈兒問他：

『明天，不給牠們帶嘴套的話，又得受那傢伙來囉嚇吧？還是趁早買來，給牠們帶上了，也好讓犬兒們慣些。』

『你是鄉下的孩子，當然和鄉下人一樣，害怕着警察的吧？孩子，不必操心，明天我是會隨機應變叫那警察奈何我不得，我實在不忍喀皮們吃這個苦。』

師父撫着喀皮的耳朵，又繼續向我說：

『所以，明天，你帶着傑克先去，還是和平常一樣，把繩子張起來。你獨自彈着月琴便得了。觀衆，今天是不致於減少的，同時那警察準會來的。我稍稍後一步來，看着，總得演一齣有趣的話劇。』

師父很有把握的安排好了。

到了明天，我雖然不大願意獨自前往，可是不能不聽師父的話，於是，我便勉強出發了。

到了那邊，張好了繩欄，便開始彈着月琴。四面八方來的看客，在繩欄外

站着，靜待着開演。我那時，不但能彈月琴，而且也能唱幾個歌兒了。唱時，很能博得人們的喝采。然而，那天，我也很明白，他們不是來讚美我的月琴或歌聲的，他們的主要目的，在看警察和師父的吵架。而且，他們還約了親友們，同來看熱鬧，他們要看師父今天用什麼手段，對付警察，所以，便成羣結隊的來了。及一見只有我一個人，却不見了師父，便詫異起來，紛紛議論着。這樣問我的人，也有：

『你師父就要來的吧？』

可是，在師父沒有到場以前，警察先來了。傑克一見他，又裝出昨天的樣子，開他玩笑。牠雙手叉在腰裏，神氣活現的踱着方步。看客見了，不但拍手，而且高聲叫好了。看看那警察，則猙獰的望着我。

這時，我不禁危懼起來了，要是師父在這裏的話，還能和他理論，可是我

一個單身孤立的小孩子，他如果要我搬讓時，我用什麼話應付他呢？

警察在繩欄外往來閒步着，他經過我身畔時，老是突着眼珠睨視着我。我見了，不禁格外害怕了。

我想到傑克老是這樣鬧着，恐怕，要引起意外，便想制止牠。

『還是那樣！不聽話嗎？』我一次又一次的喊着，可是，牠一睬也不睬。伸出手去想捉住牠時，却又一轉身溜走了。而且，還是裝腔作勢，踱着牠的方步。警察，果然，勃然大怒了，他以為傑克的惡作劇，是受了我的唆使吧？便一躍跨進了繩欄，跑到我面前，望着我就是一拳！我眼前一黑，便不省人事的倒在地下了。

我回復了意識，睜開眼來看時，——可不知幾時來了的？——師父已在我傍邊站着了，他按執着警察的手腕。

『無緣無故打小孩子，有這樣卑怯的警察！』

師父滿面怒容，揪着警察不放，那警察滿臉通紅着，說不出話來。而師父的理直氣壯的樣子，竟有壓倒對方一般的氣概。警察突然張開二臂，狠命揪着師父的頸項，把師父往前一捨，摔了出去。

師父躪了二三下，看看要支持不住，往後倒下去了。却不料一翻身站定了脚，舉起右手，「拍」一聲，望着警察打過去了。師父果然也是相當有能耐的，然而倒底老了，要和年青力壯的警察毆鬪，那兒敵得住。他們扭揪了一陣後：

『跟着我去！現在，我要拘捕你。』

警察大聲怒喝着。

『你該講理，爲什麼無端打我的孩子？』



『誰跟你多嘴，去，跟着我去！』

師父聽了，不作聲。回頭望着我：

『你帶着犬兒們先回旅館去，在那裏等我，我早晚有信給你。』

說完便給那警察強拽着去了，也沒有囑咐我別的事物的機會。犬兒們見師父去了，也想跟着去，我呼了牠們，纔回來了。看犬兒們嘴上，都罩着嘴套了，可是，這不是普通鉛絲的嘴套，却是用二三枚絲線，圍繞在鼻子的四周，在顎下垂着一個結扣。這是爲了敷衍那警察，特意製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嘴套了的。因爲這麼一來，那尋覺的警察，便奈何他不得了。

觀衆一下子散盡了，只賸下三四個閒人，在那兒議論着：

『那老爸沒有什麼不是的地方，警察太可惡了。』

『什麼？他不是打了警察嗎？』

嗎？」

「那麼，那警察先不該動手打孩子的。那孩子不是沒有開過一聲口

嗎？」
「總之，是飛來橫禍！如果給他們以反抗警察罪控訴，不免到監獄裏去住一陣。」

他們三三兩兩的議論着時，我帶着一羣犬兒們回旅館去了。這是我跟着師父以來，和師父第一次的別離。

我在師父身邊，雖然還沒多久，但是，我們已親密如父子了。他對於我這樣的親熱，愛護，恐怕就是自己的父親，也不過如此。在漂流的旅途上，他教我念書；寫字，也教我數學。而且；還教我唱歌。當寒氣凜人的時候，他分一半毛氈給我禦寒；天氣酷熱的時候，他代我挑負行李。他也從沒有自己獨嘗着美味的食物，而把不好吃的東西給我。他這樣無微不至的愛護着我，我怎捨得他

呢！

不知師父給送到何處的監獄內去了？也不知何時，我們能相會呢？此後，我怎樣才能維持生活呢？

所有幾個錢，都帶在師父身上，被捕的時候，也來不及交給我，現在，我身上只贖着五六枚銅元，這一些兒，怎飽得我和犬兒們的肚子呢！

我在旅館內，一愁莫展的住了二天。

犬兒；猴兒們，都沒精打彩的呆住了。第三天，接到了師父的來信了。

『我已到法院了，定於下星期六審問。現在想想，當然要責我自己，不該發那樣的脾氣，而遭到了這場災難的。許也是合該晦氣吧！星期六開審的那一天，你到法院來吧，因為我有話給你講。』來信內，這麼寫着。同時，還要我好好照顧着猴犬們。

到了星期六早上，清早，我出了旅館，上法院去了。到那裏時，院內還闐無一人，我獨自兒在旁聽席內坐着。

在一件盜案的審判完了後，師父給帶上來了。他在凳子上坐着，左右有兩個憲兵圍着他。我見了師父，心已亂了，所以法官怎樣審問，師父怎樣回答了的詳細情形，模糊恍惚，記不起了。那時，我只是目不轉睛地望着站在那兒的白髮蓬鬆的師父的背影。

『你究竟打了警察幾下呢？』

法官問。

『不，庭上，我沒有打他，在無意中舉起手捺了他一下是事實。因為我走上去時，那警察已把我的孩子摔在地下了。』

『那孩子不是你的親生子吧？』

『是的。但是，我和親生子同樣愛護着的。正因為如此，我才扯着警察，和他掙扎了的。』

『大概，你打警察是事實吧？』

『警察揮着拳頭，猛撲過來，我在倉忙中已忘了他是警察，舉手抵抗了一下，在橫暴之下，我實在不得已哪！』

至此，警察也傳上庭對質了，當然，他陳述了掩飾事實的充分的理由。這時，師父的視線，移向傍聽席來，東探西索着，我見了，便從人叢中，擠到離師父最近的傍聽席的；最前一行去了。師父見了我在寂寞的愁容上，立時透出了無限的熱情。我再也止不住流淚了。

過了一回，法官宣判了，師父給判了二個月的徒刑！

唉，判決已確定了。法院的側門開了，師父又給帶往那邊去了。啊，二個月

的別離！在這期間，我靠什麼過活呢！

孤苦零丁

師父給帶進去後，我便走出法院回旅館去了。旅館的主人，剛巧站在庭前，見了我，便問：

『事情怎樣了？』

『二個月的徒刑！』我簡單的回答了他，便急匆匆的往房間內走去，我已無心多說閒話了。可是他盯着問我：

『喂，我問你！在這二個月內，你打算怎樣？除你自己以外，還有這許多狗和猴子呢，沒有錢，怎過得下呢？』

『是啦，可是，我現在毫無辦法！』

『這不是討厭嗎？你存心要我養你這幾個月嗎？哼！你得明白，你的師父已欠着我一大筆錢呢，再要養你二個月，我那兒受得了？現在，馬上給我滾出去吧！』

『你說要我走嗎？可是，老闆，我到什麼地方去呢！』

『這我可管不了！聽到沒有，馬上給我滾出去！且限在五分鐘內離開這裏，不然，就要不客氣了！』

主人嚷了一陣，進去了。

我知道，要向主人哀求，也是不中用的了，非馬上離開這裏不可了。我帶領着猴子，犬兒，又去取出了月琴，擱在肩上，離了旅館。

出了旅館門口後，三腳兩步；急匆匆的跑向市外去了。因爲犬還沒有帶嘴套，要是，給警察撞見了，怕又要遭到麻煩。這時，身上還賸一毛一分錢，那裏

還能購買什麼口套呢。

犬兒們，一方面急急趕着路，同時，現着飢餓狼狽的神氣，不住的望着我。坐在我背在背上的搭襖上的猴兒，時時拉我的耳朵，堅執着要我回過去看牠，待回過頭去時，牠却撫着餓癢了的肚子，可憐的望着我。

當然咯，牠們都肚飢了，同時，我自己也餓得頭昏眼花，四肢乏累了。因為，我們都沒有吃早飯。身上只賸了十一枚銅子，只有把早餐和晚餐合在一次吃了。

我在途中麵包店內，買了一斤半麵包。買去麵包後只賸三枚銅子了。我拿着麵包走出店門口時，犬兒們圍着我狂跳歡躍了。猴兒也拉拉我的頭髮，嬉皮笑臉的快活起來。

我們又走了一陣後，在路旁大樹下坐下，吃麵包了。我把麵包分成五片，

各吃了一片。可是這一些兒，那充得什麼飢呢？食畢，大家還現着餓容。

在休息了一回後，又出發了。我一面走着，一面打算着賺幾個錢，買麵包果腹。

走了一小時光景後，前面見到了一個村子了。看上去，也是一個窮村，沒有賺得到錢的把握。然而，也顧不得這些了，便把牠們裝扮好了，排了隊，向村子內走去。那時，向來披着白髮吹着口笛在前面領導的師父，今天却不見了，所以，失了引人注意的魔力了。後面，也沒有一個跟着我們來的觀客。

我帶着他們往村內前進，同時，也找尋着賣藝的地點。在找到了一個濃蔭密佈的廣場後，我便取下月琴，開始彈奏了。徐洛和蒂羅司便合着節奏，舞着。

但是，來看的人，却一個也沒有。只見宅前站着五六個婦人，手裏打着絨

繩，互相談笑着。我儘使勁的彈着月琴，牠們也沒命的舞着。起初我以為多少總有幾個看客的，只要能來幾個，那就容易了。所以我只是興高采烈的彈着月琴。可是，事實完全相反，完全失望了！儘我們鬧得怎樣的有聲有色，村子裏的人們，誰也不睬一睬，這使我詫異了。

忽然，一個小孩子，從屋子內走了出來。他逕向着我們這兒跑過來了。我一見，便想：他來了，她媽媽定會跟着他來，於是旁人也將跟着來了。我便高興起來。

我生怕驚嚇了那孩子，把月琴的聲音，略略減低了些。彈着，孩子張開手，跑向我們這兒來，愈走愈近了。當離我們二三步的時候，他媽媽也發覺了。我想：這回她總該搶步趕過來了吧！那知她還是身子不動一動的坐着，昂着頭，提高了嗓子，喚着那孩子的名字。孩子聽見了，便回轉身跑回屋子內去了。我

想，這村裏的人們，一定不喜歡音樂舞蹈等玩意兒的。

我知道不必空費精神了，便叫他們停止了舞蹈。我又想唱個歌兒試一下，看怎樣？便開始我的獨唱了。這是我生平唱的最賣力的一次。

我正唱的出神，一個帶着呢帽的男子，望我這邊過來了。

『唱得好！』我準備着接受他這樣的喝采，因此，越發鼓着全副精神，引頸高歌了。

『喂！孩子，鬧什麼？』他走到我旁邊，厲聲的問我。我突吃一驚，便停着不唱了。莫明其妙的望着他。

『你，在這裏幹麼？』

『在唱歌哪！』

『得到了誰的許可沒有？』

『沒有。』

『那麼，給我滾，要不聽，送局去，小教化子！』

那人是這村裏的警吏，我一想到師父的往事，便收拾好，走了。犬兒；猴兒，沒精打采的在我後面跟着。

我沿了大路走着。當我打算着今晚過宿的地方時，天已漸漸的黑暗起來了。再要不找好一個宿所時，今晚宿到什麼地方去呢？我這樣籌思着，不知不覺間走入一個樹林中來了。

林子裏堆滿着很大的花崗石，石間的空隙很大，正似一個個叢穴。在穴內，積滿着樹葉，我看了，覺得這天然的宿所，實在太好了，便爬進穴內去了。

這地方倒還不錯呢！上面有防蔽風雨的屋頂，下面却鋪滿着柔軟的松葉。

三頭犬，圍繞着我蹲着，牠們望着我，向我訴說着飢餓的苦楚。於是我把賸着的三枚銅元，從口袋內去了出來。

『今晚，我們就睡在這裏了。所有的錢，你們也知道了的，只有這一些兒了。今晚化去了，明天便沒有早飯吃。今天，多少總已吃了一點，還是留着明天吃早飯吧。』

說完，把三枚銅元收入口袋內去了。喀皮，蒂羅絲二個，已死心塌地似的俯首橫躺着，可是，徐洛還不肯罷休，嗚嗚的呻吟着。

那晚，我一時怎能入睡，一念到明天的生活，不免愁腸輾轉，再也合不上眼了。我看看閃爍在朦朧夜色中的星光，又望望佈滿在頭上的樹枝，微風不動，淒清得可怕。探首看看天空，只是青蒼一片。

那時，不免又興起我的身世之感了。自己這麼小小年紀，過着孑然一身，



無
宗
兒

八
二

舉目無親的生活，完全給世界捨棄了的一樣。再想到撫養了我；愛護了我的，慈愛的媽媽，捱着監獄生活的師父，又情不自禁，一泓清淚江水般潺潺而下了。大概是疲倦了的緣故吧？我却也漸漸入睡了。

醒來時，天已亮了，似乎已亮了好久了。枝頭滿是小鳥們喳喳的歌聲，從遠處禮拜堂內傳來了一陣鐘聲，太陽也漸漸爬上天空，俯視着世界，發射出溫和的陽光，似乎慰藉着孤寂的我。

我跟着鐘聲的方向出發了，因為我想那兒定會有市鎮的。同時，當然也有麵包店。

果然，一個小市集，聳立在我們前面了。我找到了一家麵包鋪，買了三個銅子的麵包。那麵包是五個銅子一斤。把麵包平均分食了。

我想，今天如再不能賺幾個錢的話，那便不要餓死了嗎？於是，我注意着

適宜的場所，預備在這兒賣藝了。却不料後面在叫嚷了：

『捉賊！捉賊！』

我還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回頭看時，却見徐洛銜着一塊蠻大的肉，飛也似的跑來了。給肉店裏的老婆子發現了，叫喊着在追趕過來，我知道又弄出事情來了！要是給他們抓住了，要我賠償時，那不是糟透嗎？又得端正坐牢！

『捉賊，捉賊啦！』這時，更加危險了，街上的閒人，也幫着追過來了。我沒命的往前奔着，蒂羅絲和喀皮，緊緊的跟着我，騎在我肩上的猴子，生恐掉了下來，乖乖的鉤着我的頭頸。

我們，上氣不接下氣的跑着，足足跑了一里多路後，纔敢回過頭去。看時，却已沒有人追趕上來了，我便坐下休息。可是那罪魁徐洛，却逃得不知去向了。

我總安心不下，要就這樣走了，徐洛也不便要失蹤了嗎？幹出了那樣冒失的事情，果然應該罰牠一下。可是，少了一頭犬，怎對得起師父呢？沒法，便坐在樹下，等待看徐洛的歸來了。足足坐了二三點鐘，還不見牠回來，我也有些不耐煩了。

『徐洛！徐洛！』大聲呼了一陣，還是失望。大概牠飽餐了一頓後，在林子裏躺中覺休息了。

我們却已餓得支持不住了，犬兒們帶着哀求苦告的表情望着我。性急的猴兒，指着肚子在暴跳。

我下了決心了。我總得在這兒等牠，然而，越是悶坐着，肚內越是餓得慌，便想，弄些玩意兒消遣。偶然，想到師父講過的一段話了，據說，當軍隊作長途行軍而感到疲勞時，軍樂隊一奏起軍歌來，即可以減消士兵們的疲勞的。

這麼一想，倒也覺得有理，我想或許可以暫時忘掉飢餓，亦未可知，同時讓猴子們散散心。於是把牠們站好了隊，我便奏起月琴來了。

牠們，在起初，很是乏累，萎靡不振，勉強的舞着。大概，牠們一味思索着麵包，鼓不起跳舞的興趣吧。我看着，很不忍，爲了興奮牠們起見，漸漸的提高了琴聲，轉移牠們的注意。結果，音樂的力量，征服了牠們的疲倦，牠們漸現出活躍的樣子了。我更放出全副精神彈着月琴。

『好！』

出乎意料，這是孩子的聲音，我奇怪着，望四面探索這聲音的來處，却見左近的小江裏，碇泊着一艘美麗的小船，船內坐着一位漂亮的貴婦人；和一個孩子。我料定叫「好」的就是他。他躺在甲板上，年齡可和我相仿。

『你可是玩着消遣的？』那貴婦人這樣問我。

『不，我在教牠們，同時，也是好玩。』

我不願意說出真相，便撒了一個謊。

他們聽了，那孩子向貴婦人說着什麼。

『請你再演一齣，可好？』貴婦人又問我。

『可以。你們可愛看喜劇呢？還是舞蹈？』

『那麼，喜劇！喜劇啦！』孩子快活的什麼似的，要我演喜劇。可是，貴婦人：

『光舞蹈吧，』因為她這樣說了，我便提起月琴彈着舞曲。

舞蹈開始了。喀皮舉起前腿，抱着蒂羅絲的腰，合着月琴的拍子，來往舞踊着。舞蹈完了後，接着是傑克的獨舞。我這時也忘了疲勞，只是狂彈着月琴。猴兒也知道麵包已有希望了，舞得比平時格外精彩，賣力。

失蹤了的徐洛，突然從草叢內躡了出來，自動加入表演了。我只裝做不

看見。

那孩子高興極了，不住的在叫好；拍手。然而他儘是仰面朝天的臥着，直着身子不動一動。

『許是半身不遂吧。』我這麼猜想着。風轉了方向，小船漸漸兒靠近岸來了，看去，很仔細了，確是一個有病的孩子的模樣，臉色蒼白，額上浮滿着青筋。

舞蹈終了後，貴婦人問我：

『請問你，每次要多少錢？』

『那是不計較的，多少都行。』我想，能給我幾個錢，讓我們多活一天，就很感謝她了。

『媽媽，叫他多演幾套吧，』孩子要求他媽媽。於是我知道他們是母子。

孩子又和他媽媽講了一陣，似乎在要求着什麼，過了一下，那貴婦人又開口了：

『他要你們到船上來，你可願意？』

我一聽，便歡天喜地的上船了。

走到孩子傍邊時，見那男子的身體，是用皮帶細在一塊板上的。

『你有父親嗎？』貴婦人很親切的問我。

『這二個月內，什麼人都沒有，只有我一個。』

『二個月？』的這麼小小年紀，倒虧你的家人放心得下的！』

我決意把現在的處境告訴她了。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

及我說完時，她又很驚訝的問我：

『這麼說來，你們都飢餓着！可是？』

猴兒；犬兒，似乎都領會了這句話的意義了，犬兒們很愉快的搖着尾巴，猴子摸摸餓癩了的肚子。

貴婦人吩咐女傭備煇，女傭做好後，便在桌子放着。

『坐下吧，』貴婦人這樣說時，我便坐下了，犬兒們站在我周圍，猴兒在我腿上跳舞！大家都得暢快的吃了一頓。

『你願意留在這裏嗎？』

食畢，孩子這樣問我。給他突然一問，我却不知對答了。只是癡癡的望着他。

貴婦人也插言了：

『我的孩子，他害着病，身子老是給繫在板上，不能行動，所以很需要快樂的消遣。因此，才坐了這小船，到外面來解悶了的。在你師父出獄前的二個

月間你可願意留在這裏伴他的寂寞？如能每天叫猴子們演些把戲，那真可減除他不少煩悶呢。」

水上生活，是我久欲一試的，只是沒有機會，而現在，意外的實現了我的希望了，該多欣慰啊！當然，我是立刻答應了。同時，也連聲道着謝。那孩子見我答允了，也很快活。

「彈一曲給我聽聽，可好？」孩子要我彈月琴。我便彈了一套。

這貴婦人和孩子，究竟是兩位怎樣的人物呢？

棄兒

那貴婦人名蜜莉甘夫人，害病的孩子，名亞采兒，他是蜜莉甘夫人的獨生子。夫人在生亞采兒前，還生過一個孩子，可憐那孩子生下後六個月，給歹人偷抱着走了，去後，毫無音訊，至今不知下落。

亞采兒自幼多病，蜜莉甘夫人爲了他，嘗遍了辛苦。可是，最後，又害上了沈重的腰痛，遵從了醫生的勸告，把亞采兒縛置在木板上，治療腰痛。

可是，就這樣困居在屋內，不免要使他感到煩悶，而且屋子內的空氣，也沒有戶外的適宜，或許更會增加病勢，於是他的媽媽給他定造了一艘名「白鳥號」的，美麗的小船，搖着這小船漫遊法國各地，賞心養病。這樣，他安

臥在甲板上，只要他一睜開眼，便可把沿江兩岸，瑰麗的景色收入眼底，儘管在木板上躺着，却無時不面對着大自然微笑的姿容。這是他們母子倆架舟漫遊的原因。

上述的事實，是我上船後，逐漸從蜜莉甘夫人那裏聽來的。

上船後第二天的早上，我很早的醒了。看看那寢室，却是一個玲瓏綺麗的小房間，『啊，想起來了！昨天，那貴婦人留我在船上住下了。』我如夢初醒般的又望着四周。

犬兒，猴兒們，可不知，昨晚怎樣了？我想起了，便去找牠們。猴，犬都把這小船看做自己的家一般，安心舒體的睡着。我走到牠們旁邊時，便都跳起來了。可是，那猴子却還是躺着，老不起來，雖然張開一隻眼睛，瞅了我一下，却又故意打起喇叭那樣的鼾聲，假裝睡着了。

我明白了，這是因爲昨晚沒有帶牠在一塊兒睡的緣故。小氣的猴兒，便這樣氣惱着了。

吃過早餐後，船又滑着水面，平穩的移動着了。兩岸的小鳥聲，船底下的流水聲，遠處傳來的馬鈴聲，混成一片，躡入我的耳鼓來。我站在甲板上，瀏覽着兩岸的風景，我正想俯下去，仔細聽聽流水的聲音時，亞采兒喚着我的名字，在叫我了。他正在給抬上甲板來。

『昨晚睡得舒服？比樹林內可好些？』

亞采兒見面便這樣問我。這時他媽媽也在，我便向她略作請安的樣子，
回答亞采兒：

『謝謝你們，睡得很舒服。』

『犬兒們怎樣了？』他很關心的問。我便把牠們一齊呼來了。犬兒們都

搖尾擺腦的圍繞着我，只是那猴子却滿臉不舒服，似乎在說：難道這麼大清早就要演藝嗎？亞采兒見他們來了，很高興的逗着牠們取樂。

過了一下，蜜莉甘夫人和亞采兒坐着曬太陽，我也走了上去，在旁邊坐下。

『我們要開始每天的功課了，你可帶領着猴兒們到船梢上去玩着。』我聽了，便帶領着牠們去了。却暗暗忖度着，害着這麼重病的孩子，還要教他什麼日課呢？

我在船梢上注意着他們。夫人手裏拿着一本書，教着孩子念，教了一回後，孩子似乎一些也念不上。

『媽媽，我不能念，我實在念不進！病到這樣還能念什麼書呢？』他說時，幾乎哭了出來。

『不好孩子，身上果然有病，可是你的頭腦還是健康的。我不愛那種推說有病，把頭腦弄到不知人事的孩子！』

『可是，媽媽，我可念不進呢！』亞采兒說着哭了。

夫人憤憤的站着，聽了，便把書遞給亞采兒，後，走開了。

亞采兒的哭聲，傳到我這邊來了。那樣一位愛護兒子的母親，對於害着病的可憐的孩子，何以又這樣嚴厲的呢？我稍稍有些不解了。亞采兒的不能念書，明明不是爲了病的關係嗎？

亞采兒偶然望見了我，我就使了一個：「用功念書吧！」的眼色過去。可是，他却儘是微笑着，望着我一回兒，又把視線移向書上去了。可是，還是不能傾注他的全副精神在書本上，又抬頭望着岸上，瀏覽着田野間的風景。

『喂，我實在不能念哪，雖然我很想念書！』亞采兒指指書，望着我說。我

便走向他那兒去了。

『這書沒有什麼難吧？』我看看書說了。

『那裏，很難啦。實在不容易！』

『你說難？怕很容易吧？我想。因為我在船梢上，聽了你媽媽念過幾遍後，我便一字一字的牢記着，現在都記熟了。』

亞采兒聽了，現着不能相信的微笑，我便表示這可以當場試驗的：

『那麼，待我背給你聽吧！』

『怕不見得能够吧？』

『橫豎會不會沒有關係，你可看着書，看我可背錯。』

亞采兒便看着書，聽我背誦，我把全課書背完後，亞采兒吃驚了，呆呆的望着我。

『好！果然給你背出了，可是你怎樣念熟了的？』

『你媽媽念的時候，我即留心聽着，一遍又一遍，便聽熟了。』

亞采兒聽了，臉紅了。

『我也學着你用心念吧！可是，這一個個單字，怎能記得住呢？你可告訴我些方法！』

要說教他，我那有這能力呢？又一想，且盡我的力量，給他說明一下吧，便接過了書：

『先得明白，這課書內所講的是什麼，你看哪，是講「羊」哪，這裏就要牢記這「羊」。第二；便要注意到「羊」在做些甚麼了，書內寫着：「一羣羊，靜靜的在羊欄內躺着。」同時，也不是畫着一幅許許多的羊，安安靜靜的；東滾西躺的；在羊欄內睡着的圖嗎？把書中的意義，這樣澈底明瞭以後，便容易

記憶了，也不會忘記了吧。」

「果然！果然！一羣羊，黑羊；白羊，還有羊欄，都看到了。」亞采兒恍然大悟，很快活地叫着。

我又問他：

「什麼東西守望着羊呢？」

「是犬啦。」

「羊在欄內躺着，不需要牠守望着的時候，犬便怎樣？」

「那不是空閒着了嗎？」

「是的。同時也可說犬睡着吧，所以書中說：「犬睡着」了。」

「給你這麼一說，真覺得毫無困難了。」

「本來不難啊。」

亞采兒拍手大喜了。

『明白了，給你這麼一說，不但不覺得難，而且很有趣了。媽媽知道了，將怎樣歡喜呢！』

亞采兒終於完全知道了念書的方法了；書內的意義也都懂了。剛巧蜜莉甘夫人走着過來了。

『媽媽，我現在會念了。羅美教我的。』

亞采兒很高興的告訴他媽媽了。

蜜莉甘夫人驚訝的望着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待問亞采兒時，他便高聲朗誦着「犬和山羊」了。

我低着頭望着夫人，在夫人美麗的臉龐上，浮現出了一陣微笑。亞采兒把全課書都念給他媽媽聽後，又唱着那悽惋的牧羊歌了。夫人聽着，似乎很

傷心，最後，她竟抽抽咽咽的哭泣了。夫人含着淚，走到我身邊，執着我的手，去和亞采兒握手：

『你是一個好孩子！』夫人向着我這麼說了。

從此以後，這家庭內已少不了我這樣一個孩子了。我原是一個沿路賣藝，露天就宿的無家兒，因了作伴這患病的孩子，才帶着猴犬們到了這船上來的，而現在，却已是亞采兒所片刻也不能分離的好朋友了。

在我的回憶中，和蜜莉甘夫人母子所過這些時的水上生活，是我少年時代生活史上最愉快的一頁。亞采兒真心誠意的愛我，簡直和親生兄弟一般。他從不和我吵過一回架，鬪過一次嘴，他也絲毫沒有一般富貴子弟的驕橫氣燄，這是最使我驚服的！於是我和他便和親弟兄般的親熱了。

船上的旅行生活，是另具着一種愉快的，自朝至晚，無時不在心往神怡



的境界內，到了景色清幽的地方，那小舟便緩緩行駛，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可靜靜的賞玩着，同時，也沒有一定的目的地，到那裏就宿在那裏。每天，到了一定的時間，大家聚合在露台上，吃着美味可口的飯菜。太陽下山後，船碇泊過宿，東方的朝陽上昇後，又開始我們新的旅途。

這時期，我是够幸福了。既沒有家；又沒有父母的我，多少寂寞啊，所以，時常想找得一個小朋友才好。現在，果然有了，我真幸福哪。

可是，那是多麼不幸哪！我，似乎，生來就剝奪了享受幸福生活的權利的。重回到生活的老路的時候，漸漸在迫近了。

在快樂的旅途上，光陰過得比流水更快！一下子，師父的出獄期，便迫在眼前了。現在，過着水上的旅行生活，所以只有快樂，沒有痛苦，待回到師父那邊去後，又得每天；每天跋涉山水，步行那長長的旅途了。我一想到這裏，又不

免暗暗傷心了。到了那時候，非和親愛的亞采兒母子分別不可了！最使我難堪的，又得再嘗一次和別離媽媽時同樣的生離的苦味。

一天，我下了最後的決心，向蜜莉甘夫人打聽到紫露市——市內有監獄——的路程的遠近了，因為我要在師父出獄的那天，到監獄門口去迎接他略。

亞采兒聽到了我要走的消息，着慌了。

『不給你走的，羅美！你想走？休想，我不放你走的！』亞采兒哭着：

我，不得已，告訴他：我是已失去了自由的人，師父是化錢租我來了的，我總得跟着他。所以，我不能長住在船上的。可是，那時，我並未說出，我是一個沒有父母的棄兒，是給人家在路旁拾來了的這祕密，這是比較死更難忍受的。因為，棄兒到處受人輕視，如果，蜜莉甘夫人和亞采兒知道我是棄兒以後，那

定會討厭我的。

『媽媽，你總得留住羅美哪！』亞采兒再三的要求着他媽媽。

蜜莉甘夫人表示有意留我在他們家裏：

『我也很希望羅美能不走，留在這裏。現在，却還不知道羅美的師父，肯答應我們的要求，所以，我想，這麼決定吧，先寫信給羅美的師父，招他到這兒來，和他當面商量，如果，他允許了我們的要求，那麼再寫信給羅美的父母，請他們把羅美給了我們吧。』

我聽到蜜莉甘夫人最後的二句話，不免着慌了！要和我父母商量，那麼，棄兒的祕密，便不將發現了嗎？棄兒！棄兒！他們知道了，怎不要討厭我，蔑視我嗎？

這時的光景，我實在感到無法應付了，不知怎樣回答她才好。儘呆看着

蜜莉甘夫人。夫人也定睛望着我，問我：『你怎樣了？』我覺到束手無策了。

幸而，這時，已到就寢的時候了，便各回到寢室內去睡了。在牀上，獨自前前後後，思索了一陣，總覺得悶悶不樂。我自從到了船上以來，從沒有這麼不痛快過，思來想去，進退兩難，我輾轉枕上，一夜沒有合上眼。

又過了三天後，師父給蜜莉甘夫人的回信來了。信內說，下星期下午二時，搭火車到這裏來。

星期六到了，我帶領着猴子，犬，到站上去接師父。這時，我真興奮到萬分了，我想，今天是決定我命運的一天，不安；焦急，包圍着我，心頭卜卜的跳着。我手內牽着狗，肩上背着猴子，在車站的一角裏，靜待着火車的到站。

我正佇待着時，手裏牽着的繩子，忽然間劇烈的拽動起來了，一不留神，繩子便脫了手，犬兒們都狂吠着跑走了。抬頭看時，却見師父已下了車，在對

面走過來。大兒們都繞着師父，吐出血紅的舌頭，舔着師父的手；足，把師父包圍在中心。師父一見了我托開兩臂，跑着望我這邊過來了。

『好孩子，難得的好孩子！』

師父緊緊的擁抱着我，連說了幾遍。

師父，雖然向來沒有虐待過我，可是，這樣的親熱，却是第一次。我給感動了，熱淚奪眶而出了！我仔細看着師父，啊，二個月的牢獄生活，師父已老了不少。背也曲了；臉色青了；也瘦了，嘴唇上的血色，完全脫褪了。

『羅美，我老得多了吧？監獄絕對不是住人的地方！可是，我覺得，還行，以後，不久便會慢慢的復元的吧。』

師父臉上，浮起了一陣無力的慘笑。

流浪

我們出了車站，往蜜莉甘夫人住着的旅館內去了。因為，今天，他們爲了我，特意在這裏借了旅館了。在路上，我把遇到蜜莉甘夫人和亞采兒的經過，告訴了師父。

師父沈痛的聽着。我見了他的憔悴的臉色，覺得師父太可憐了，就是師父允許我到蜜莉甘夫人那兒去，我也不忍捨掉他了。

我們到了旅館門口了。

『羅美，你在這兒等着，我去一下就來，你帶着犬兒；猴兒們，在這裏等

我！』

師父說着，走進旅館內去了。

我冷清清的在門外等着，同時也不明白着，爲什麼師父不肯帶我到蜜莉甘夫人那兒去呢？當我這樣獨自思索着的時候，師父走出旅館來了。

『你去向太太告別吧，我在這兒等着你，知道嗎？過十分鐘就要出發了。』

我聽了這幾句話，頓時，如遇了青天霹靂一般，呆若木雞了！

『你還沒聽清楚我的話嗎？怎麼了的？還不給我去嗎？』

師父這樣嚴辭厲色的對待我，是第一次。我聽了，如夢初醒似的，走進旅館內去了。

我走進蜜莉甘夫人室內時，亞采兒嗚嗚的哭着。

『羅美！你是不能走的啊！羅美，你說啊，說我不去羅美！』亞采兒哭哭

啼啼的說着。

我已說不出一句話來。蜜莉甘夫人在向着亞采兒這樣那樣的解釋，亞采兒聽了，索性大聲的哭起來，又對着我：

「羅美，你的師父，是一個壞蛋！」

「不，不，他是個好人！他不肯捨掉羅美，是有原因的。他是愛着羅美呢，他雖然是一個走江湖，賣把戲的人，可是，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不然，他怎會說出這樣有理的話來呢？他說：我要盡力教養羅美，我教給他的，要比住在你們身邊；所得的教訓，重要，切實萬倍。你們只能以智慧教給羅美，却不能培育他的人格，能培育他的人格，只有世上的艱難困苦。羅美在你們這兒，所過的生活，雖然很舒服，可是，却不過是你家患病的孩子，的玩具，要和留在我身邊的生活意義比較時，簡直千差萬別哩。羅美的師父，他這樣說了，拒絕了我的

哪！

蜜莉甘夫人詳詳細細說了一遍，撫慰亞采兒。

『他又不是羅美的爸爸！』

亞采兒懷恨我師父，到了咬牙切齒的程度。

『話果然可以這樣說，可是他倒底是羅美的主人，羅美，現在是他的羅美哪！所以，我想和羅美的父母，直接商量，要他們把羅美給了我吧，這事，且寫封信去，看怎樣？』

我聽了，又是大吃一驚！

『那不行，那不行的！』我堅決反對。我也似給剝了舊瘡疤一般的難受，因為我最怕人們發現我是棄兒。

『爲什麼不行呢？』蜜莉甘夫人奇怪着問我。

『無論如何，請你打消了這好意吧！』

『可是，不是沒有更好的方法了嗎？』

『算了！太太，絕對不行的。』

要是蜜莉甘夫人不提到寫信給我父母的話，或許會超過師父所允許我的十分鐘的時間，多留一回的。因為我和他們，不免依依難捨，能多留一刻好一刻。然而，這時，我却急急的想走了。

『你的父母，是在柏香村住着，唔！』蜜莉甘夫人這樣問我時，我裝着沒聽清楚的樣子，走往亞采兒牀邊去了。我緊緊握着亞采兒瘦黃的手，亞采兒流着淚，不作聲。我向夫人告別了：

『太太，我永遠不忘你的大德！』我說出了這幾個字後，再也接不下話去。喉頭似乎咽住了。說着便開門出去了。

亞采兒放聲大哭了！

「亞采兒哥，我永遠不忘你，永遠牢記着你的！」我自己擦着眼淚安慰他。

「羅美……羅美……」亞采兒還在沒命的呼我的名字，我再也忍受不了這悲痛的情景，便推開門，走了出來。從此再也聽不到亞采兒的說話聲了！

師父在外面等着我。

「啊，去吧，」師父說着，攙着我的手。

我又得跟着師父，肩着梵亞林，月琴，不論日晒，雨打，每天每天的繼續我們長長的旅途了。

以後，在旅途中，我也時時想到亞采兒和蜜莉甘夫人。有時，一念到他們，

腿也頓時酸軟下來，再也移不動一步了。心裏總盼望着，無論如何，讓我再見一次亞采兒母子乘坐着的「白鳥號」哪！無時不這麼盼禱着。所以，每走到江邊河岸時，到處注意尋覓，然而，沒一次不給了我失望！

有時，我也下了決心，向搖船的人們打聽，在途中，可曾遇見「白鳥號」，而他們，都說，沒有見過。

有時，我也曾這樣設想着：『那時，要是師父允許了蜜莉甘夫人的要求，那倒好了。』我當時，也有意留在蜜莉甘夫人身邊的。所以在小小的頭腦內，也作過這樣的幻想：師父聽了夫人的『讓羅美留在我這裏吧！』的請求時，定會毫不猶豫的答應的吧。於是，事情也可很方便的解決了。那時，獨自那樣揣想着，暗暗欣喜着。

我到了里昂了。在空暇的時候，我便到碼頭上，找尋「白鳥號」，結果，又

是徒勞；失望。不久，我們離開里昂了，從此所過的路上，只有淺狹的小江了，「白鳥號」那樣的船，不能在這樣小江內行駛的，以後，便連找尋的機會也沒有了。我一想到永遠沒有再見他們的機會時，直是垂頭喪氣，寸步難移了。

冬天已漸漸迫近了，這是我的最大的威脅，最大的痛苦，沒有一天，不下着雨；降着雪。在風雪交加，寒風刺骨的冷空裏，趕我們辛苦的旅途。晚上，在骯髒的小旅館內，也不能好好安睡。爬越山坡時，寒風襲來，身上的濕衣，也給冰硬了。猴子傑克老是扯着苦臉，動彈不得。

師父，口口聲聲，禱告似的說着，但願早一天趕到巴黎！因為在冬天，可以賣藝的地方只有巴黎。可是，我們沒有錢，眼看着火車，却不能乘坐，只是每天徒步趕着。天晴時，在路過的鄉村市集內，順便賣藝，多少掙幾個錢，再趕路。

今天，天空又變得昏昏沈沈，半明半暗了。很似下雪的預兆。我一心盼望

着，待我們趕到了一所市鎮後，開始下雪吧，所以，拼了命趕路。結果傍晚時，在一個小市集內的旅店內住下了。臨睡時，師父這麼說：

『睡吧！明天，不論颳風下雪，要打早出發趕路的。啊，話雖這麼說，倘使下起大雪來，怕不大好受哪！』

師父先上牀睡了，我在屋角內，對着火爐烤火，怕冷的猴兒，身上裹着毛氈，還是冷得哼個不住，我抱着牠一塊兒烤火。

第二天清早，我依着師父昨晚的囑咐清早便起牀了。那時，天還沒有亮，天空佈滿着烏雲。一開門，捲進了一陣刺人肌膚的寒風。

『今天，還是不出門的好，照現在的天氣，定有大風雪。』旅店主人警告師父。

『我要趕路，趁沒有下大風雪時，趕到了前面的大市集，才能安心。』師

父回答著。

師父把猴子裹在羊皮大氅內，因為，不這樣，猴子受不住的。犬兒們，倒沒有什麼畏縮，照常在冰硬的路上顛躑著。

天雖然亮了很久了，而天空還是昏黃烏暗着，太陽絕沒透出雲外來的樣子，看看四周，盡是荒涼的田野，一陣陣的寒風從草原上掠過，轉眼間，鵝毛般的雪片，從半空兒飄下來，飛散在天空中，似狂蝶亂舞着。我們走了一陣後，想着，下了雪，風就該止吧？稍稍放下了心，可是，事實恰巧相反，一時風雪交加，雪片也愈來愈大，眼睛也不能隨便睜開了。

『這樣，我們怕趕不到目的地了，且找一個止宿的地方，再說。』

我聽師父這麼說時，稍稍的安心了。可是，這兒可找得到投宿的地方嗎？却是疑問哪！因為望出去，看不見一個村落。

一座黑沈沈的森林，在前面出現了。左右二側的山崗上，也是烏沈沈的林子。雪愈下愈大了，我們儘着力兒前進。犬兒們已沒有先前的活潑了，只是在後面踉蹌跟着，似乎也盼望着趕早找到一個止宿的地方，這時，白茫茫一片，路的方向也辨不清楚了。

師父在找尋什麼似的，不斷向左方注視，也不給我講一句話，他大概在尋覓什麼吧。

我們到了森林的深處了，路也沒有了，頭上又沒有遮掩的東西，受着大雪狂風的襲擊，委實難受。但是，要不前進，又沒有躲避的場所，要前進吧，地下積雪又很厚，腿也不能自由移動了。師父不住地用手指向左面指着，我看過去時，却見那兒空地上有一座棚子那樣的東西。

我們見了，便想趕到小棚子那邊去，可是通往那裏的路，已給雪堆罩得

辨認不出了。左探右索了一回後，好容易找到了一條小路。

那小棚子是農家用樹柴搭蓋成的，屋頂上蓋着一細細的樹柴，在頂上用繩子緊緊的細着的，所以沒有漏雪的危險。

我們走到小棚子前面時，犬兒們先跑着進去了，大家都很快活的走了進去。

『在林子裏，我知道定會有樵夫們搭蓋的小棚子的。果然，給我們找到了。現在，雪儘他下着好了，不怕了。』師父很安心的說着。

『是啦，現在儘讓他下着大雪好了。』我也覺得現在是什麼都不怕了。幸而，在屋內，有一座用紅磚砌成的，灶頭那樣的東西，我便生起火來，預備烤火了。現成的柴很多，屋頂牆壁，都是樹柴堆積成的，儘可隨手抽着燒。

火堆一下子就融融的燃着了，小棚子內塞滿了黑煙，燻得眼睛也睜不

開了。可是，並不覺得難受。我鼓起肚子，呼呼的吹着火，犬兒們圍繞在四周，伸長了脖子，烘牠們給雪打濕了的毛。

猴子也漸漸回復了元氣，從師父上衣的裾下，探首向屋內凝視，在明白了這已是可以暫時安心躲避的地方了以後，便一躍跳了出來，佔據了火堆前面第一行位置，伸出細瘦的手腕，顫抖着烤火。

師父是飽嘗艱苦，經驗豐富的人，所以早上出發時，路中的糧食，是準備着的。他帶着一大塊麵包，和一包餅乾。

大家看到了食物，都眉開眼笑了。然而，並沒有暢快的吃飽，因為另外還留出了一部份。犬兒們，很有些悻悻不平，巴不得把全部吃掉了才痛快，看看師父把麵包放好了，才死心塌地，在火堆旁睡了。我也就躺下去了。

我也不知已睡了多少時分，醒來時，雪已止了。看看屋外的積雪，已高可

掩膝了

『不知是什麼時候了？』我這樣沈思着，可是沒有表，無從知道時刻了。——師父在給我買皮外套時，把使用了多年的表賣掉了。但是，看看還不會怎樣夜深吧？天空還是昏黃一片，也無從知道是早是晚。四面靜寂得毫無聲息，我站在小棚子門口，向外面探望時，師父在喚我了。

『你以為已經可以出發了，可是？』師父問我。

『我不知道啦。』

『這樣嗎？我想暫在這兒休息一下的好，上面有屋頂遮着，不怕風雪，又有火烤……』

我也以為師父說得很有理，可是，食物，怕多少有些困難吧，却也只是沈思着，並不作聲。

『橫豎，恐怕還得下雪吧？再要在途中遇雪時，怕都要受不了。到了晚上，怕更要寒冷吧，今晚就在這裏過宿了的穩當，而且能有這樣一個地方還算是幸運呢。脚下能乾燥一些，走路時，要痛快得多哩。』師父決心在這裏過夜了。

我也明白，今晚，只有過宿在這小棚子裏了，只是肚子的飢餓，也不得不忍耐着了。

師父又取出吃賸的麵包，大家分着吃，結果，連麵包屑都吃得一粒不賸。雪又下起來了，到了晚上，雪片似小石子般滾下來，我想，早一些睡吧，便把日間烘乾了的皮外套，裹在身上，在火堆前躺下了。

『你先睡吧，等一回，我睡時，你可起來，在這小棚子內，果然不用害怕什麼野獸來傷害我們，可是，我們總得輪流看守着這火堆，莫給他熄滅了。雪止

後，天氣還得冷哩。」我待師父說完後，便立刻睡下去了。

師父喚醒我時，已夜深了。那火堆仍舊燃着，雪却不知在什麼時候，停着不下了。

「這回，輪到我睡了，這裏儘多着柴，看火要熄滅時，加些柴進去吧。」師父指着柴，要我當心火堆，我便坐在火堆前，望着火堆。

師父把他自己的外套，裹在猴子身上後，他便在火堆旁睡下了。到底是太疲倦了，要不了一下子，便呼呼入睡了。我時時把柴添在火堆內，使牠繼續的燃燒着。

時間在一刻刻的過去，師父正是好睡，犬兒，猴兒，都做着牠們的好夢，火堆內迸出的火星，不住的望四面飛濺，最高的火星，一直跳到屋頂，又掉了下來。這時，除呼呼的鼾聲，和樹柴的辣辣的燃燒着的聲音以外，再聽不到別的

聲音。我冷清清的守着火堆，不知不覺間，便也睡着了。

在我睡着後，可曾發生了什麼事端沒有呢？

犬和猴的慘死

犬兒突然狂吠起來，我便給噪醒了。我睜開眼看看火堆，却快要熄滅了，可知我已睡着了好久了。喀皮望着門外狂吠着，却不見了蒂羅絲和徐洛，我便驚慌起來。

『怎麼了？怎麼了？』師父也醒來了。

『你也睡着了的！可是火不是快要熄滅了嗎？』

師父驚惶的叱責着，喀皮還是狂吠着，却只是站在門口，一步也不走出去。

這時候，小棚子後面，也傳過來了二三陣淒涼的犬吠聲，和喀皮呼應着。

却不是蒂羅絲的聲音嗎？我便想出去探望。師父却一把捉住了我的手臂：

『怎麼好出去呢？且在火堆內加些柴，再說。』我聽了，便取些柴投入了火堆內，師父在火堆內取出了一枝燃燒着的樹枝拿在手裏。

『待我出去看一下，你也跟着我去吧，喀皮，你在前面走！』師父說完，我們便出外去，待到了外面，屋後的吠聲，又聽見了。喀皮突然驚惶着躲到我們中間來了。

『有狼！有狼！蒂羅絲和徐洛到那裏去了呢？』隨着師父的話聲，來了一陣令人戰慄的回聲。

在我睡着時，大概二頭犬跑到棚子外面去後，給狼銜去了。我不知怎樣向師父告罪才好。

『羅美，你也去拿個火把來，跟着我去。』師父也有些害怕。

我也很害怕着狼，然而，這已是不容畏縮危懼的時候了。便拿着火把跟着師父去了。

我們在各處搜索了一遍，既沒有發現狼，也找不到犬，只見雪上印着二頭犬的足跡，便沿着足跡找尋了一陣，在距離稍遠的雪上，望過去，似乎留着一個巨獸在那兒打滾過的跡印。

『喀皮！去看一看來！』

師父同時又大聲吹着呼集蒂羅絲和徐洛的口噪。

可是，仍舊毫無動靜，本來是勇敢，服從的喀皮，這時只是緊緊的跟着我們，一步也不敢跑出去。

師父又吹起口噪來了。然而，還不是同樣的毫無聲息嗎？！可憐的蒂羅絲和徐洛，難道果真遭害了嗎？

『那是一定給狼害了。』師父這麼推斷着。『要不然的話，這麼呼着；怎會不見動靜呢？我們再要上前去時，恐怕也要發生危險了！』

師父知道絕望了，便轉身回去了。那時，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難過。我不睡着，那會發生這慘劇呢！

回到了小棚子內，又是一件驚人的意外！好好在棚子內睡着的猴子，也失蹤了！火堆前面，只騰着一條給牠裹在身上的氈子，東找西覓了一陣，那裏有牠的影踪？於是師父格外着急了，一壁呼，一壁找尋着。

師父再也按耐不住了，他發怒了。我垂頭喪氣了。

我料想着，猴兒，犬兒，都給狼攫去了吧？可是，總是疑信參半，便詢問師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的回答是：

『狼不敢到棚子內來的。大概當我們在外面尋覓犬兒們的時候，傑克

獨自在屋內，也覺得害怕起來，便跑出去，在什麼地方躲着了。這麼冷的天氣，怎不要感受風寒呢？怕又要弄出病來了。」

「那麼，我們再去找找看吧，可好？」

我便在附近一帶找尋了一回，結果，還是失望而回。師父灰心冷氣，雙手捧着臉龐，在火堆前呆坐着。

天快要亮了，天氣也隨着更冷了，門口內吹進來的冷風，冷澈骨髓。在這樣嚴寒之下，就是能找到傑克倒底是生是死，誰能知道呢？

好容易挨到了天明，師父又悄然往外面找尋傑克去了。

我們俯首找尋着猴子的足跡，喀皮却望着上面旺旺的狂吠，他似乎要我們注意上邊。抬頭一看，却見樹梢上蠕動着一團黑影，那還不是可憐的傑克嗎？

可憐的猴兒，牠是受凍了！師父親熱的呼着牠，牠却伏着不動，師父一遍又一遍的呼着，牠儘是癡癡的蹲着，我看着，也沒有可以引他下來的方方法。

我不顧師父的阻攔，爬上樹去了。樹上積着厚厚的雪冰，爬上去委實不容易。鼓足了勇氣，到底爬了上去。猴子還是死了一般的伏着不動。我心慌意亂的伸過手去抱牠時，却也怪！牠跳起身溜往旁的樹枝上去了。這樣東跳西躡了一回之後，牠縱身跳下來了，而恰恰落在師父的肩上，一翻身，又跑入師父的上衣內去了。

我們又回到小棚子內來，立刻把猴兒放在火堆前給牠烤火取暖，師父抱着猴子，猴子伏在師父胸懷裏，直似一個小孩子。

猴子身上，絲毫沒有暖氣，儘是格格的顫抖着，大約血管也凍僵了。

『出發吧，要趕早找到市鎮才好，猴兒怕要活不成了。走吧！』師父說着，

把猴兒在胸部着肉安放好了，我們便出發了。

走出了大路，又行了十分鐘光景，遇見了一輛馬車。

『前去一小時路程就有市鎮了。』車夫回答了我們。這也增加了我不少走路的精神。

果真，在走了一點鐘以後，找到了一個市鎮了。師父却揀了一家漂亮的旅館。我們向來在下等小旅館內住慣了的，我不免奇怪着。茶房領我們到一個漂亮的房間內去了。

『睡吧，就睡吧，』踏進門口，纔一回兒，師父便催促我睡。我聽了又不免奇怪着看看師父，因為我現在需要的不是睡覺，而是想吃些東西。

心裏雖然這麼想着，可是又不得不聽師父的話，我便餓着肚子，勉強上牀睡了。



師父把猴子從胸懷內抱了出來，傍着火爐，給牠取暖，把猴兒蒸饘飯一般的在爐旁炙着，那旅館的茶房見了，圓睜着眼，好奇的看着。

『被窩睡暖了沒有？』過了一陣，師父問我了。

『很暖了。』

『暖了那很好！』

師父抱着猴兒，走到我牀邊來了。把猴兒交给了我，要我把猴兒貼胸緊緊的抱着，猴兒似乎很疲倦了，任我怎樣抱牠，却老是一動也不動，不像以前那樣活潑跳躍，沒有一時安頓了。牠身上也不像先前那樣的冰冷，却熱烘烘的發燥着了。猴兒是在發熱了。

師父出外，請了一個醫生回來，醫生給猴子診察了以後，說是肺炎！傑克曾經害過一次肺炎的，這是第二次了。醫生給了些藥，便去了。



無宗兒

我們一連過宿了幾天，可是傑克的病，絲毫沒有減輕，而且，不停的咳噎着。看牠咳嗽時，全身都抽動着，很苦痛。

師父出外去後，我伴着猴兒，冷清清的捱着寂寞的光陰。一天早上，師父從外邊回來時，他告訴我，旅館主人，在問他要積欠着的房金，催迫得很急。師父，在以前，從沒和我說到過錢的事情。

『現在，只賸着五毛錢了，』師父愁眉不展的嘆着。

他又說，事到臨頭，再要不想辦法，過不下去了。我們只有在今晚出去賣藝的一法了。我却擔憂着，徐洛和蒂羅絲都死了，還演得成什麼藝呢！

『管他有沒有把握，總得籌二十元錢，才能捱過這難關哪！』師父愁眉不展，對着我訴苦，事實上的確是這樣，既要醫傑克的病，又得買炭生火爐，房金更是少不了，沒有二十元錢，委實維持不下的。

在這冷僻的市鎮上，天氣又這麼寒冷，班子也四分五散了，要掙這樣一個數目，却是問題哪。

我伴着傑克在旅館內等着。師父找到了一處賣藝的場所後回來了。他這樣那樣的忙碌着，一面要撒佈賣藝的傳單；又要搭架演藝的舞臺；把所賸的五毛錢買了蠟燭，又把蠟燭切成兩截，以增加舞臺上的光線，他忙碌的準備着。

我又暗暗擔憂着，今晚預備演些什麼節目呢？剛巧，一個戴着紅帽子的散傳單的人走過來了。那人敲着大鼓，高呼着今晚我們出演的節目。

仔細聽時我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不期然的使人害羞起來了，原來師父下了最大的決心，叫那人過甚其辭，大吹大擂的吆喝着，什麼「世界著名的藝人」啦；「舉世無雙的少年音樂家」啦，這不是指着喀皮和我嗎？

喀皮聽到鼓聲，便狂吠起來。猴兒傑克，雖然害着那樣的重病，也仰起身子，想坐起來了。牠知道我們又要去賣藝了，所以不肯在牀內好好睡着了。

『你怎好起來？』我說着把牠推進被窩去。傑克却舉手向我行禮，逼着我要給牠起來，演着手勢，要我把上將軍裝拿給牠。我儘牠怎樣裝腔作勢逼着，一味不睬牠，於是，牠便憤怒了！到最後時，臉上淌滿了熱淚了。

那時，師父恰巧回來了。

『你也要參加嗎？』師父問傑克。猴兒當然不能說話回答他，可是，牠表現出了『是啊！』的表情。猴兒果然堅決着要參加，可是，天氣這麼寒冷，身上害着那樣重病，帶他去賣藝，不簡直把牠帶去送死嗎？所以，還是給牠生好了火爐，裹好了毛氈後，我們偷偷地走了。

地面上是幾尺厚的雪，我們踏着雪，往賣藝的目的地去了。在演臺前，燃

着兩枝火炷，那擔任宣傳的人，坐在火炷中央，蹙蹙的擊着大鼓，招引觀衆。鎮上的小孩子，似乎全體到場了，可是場內還很空着。而且，來了這許多小孩子，那不是糟糕嗎？要掙足二十元怕沒有希望了吧。我擔憂着。我也暗暗盼禱多來幾個有錢的紳士。才好應付目前的困難哪。

多延遲一刻，蠟燭便少燃一刻，燃完了，又沒有錢買，而且也不上算，我們便按時開演了。我先出場，彈了幾曲月琴，唱了幾個歌兒，完了後，拍手的人，寥寥無幾。我失望了。

可是，喀皮，却相反，很博得觀客的好評。每演完一節後，雷鳴般的掌聲，便隨着起來，我們也得增光不少。觀客們不但拍手，有時竟頓足狂呼了。

今晚，成敗的最後關頭，終於到來了。喀皮銜着帽子，往觀衆中間去了。天哪！喀皮果然能討得二十元錢回來嗎？我暗暗擔憂着。我爲取悅觀衆起見，由

師父伴奏，我舞着拿手好戲「伊世巴尼亞舞。」

我唯恐觀衆不滿意，儘着力舞着，舞着，舞到氣也透不轉的地步了，可是在喀皮沒有回來以前，我不能停下來，只有繼續的舞着。

最後，喀皮回來了。看看那帽子內，沒有幾個錢，師父見了，隱隱焦急着。於是，站起來，向觀衆招呼：

「諸位，今晚承你們光顧，使我們能按着節目開演，這是須得向各位道謝的。只是蠟燭快完了，不能多演，現在，再唱一個各位愛聽的歌兒，唱完後，再叫我們的夥計喀皮，拜訪諸位，還沒有破鈔的朋友，請慷慨賜我們幾個錢，幫幫出門人的忙！」

說完後，師父開始唱歌了。我雖然不懂得好壞，可是；我聽了那歌聲，使我深深的感動了，熱淚不期然的奪眶而出了！對着衆人流淚，未免不好意思，便

轉身躲往舞臺內側去了。那時，一位坐在最前排的年青夫人，不絕的鼓掌；叫好，我一見，便斷定他是在座觀衆中最有錢的，她帶着一個孩子。

師父唱完了歌，喀皮又銜着帽子走向觀衆中去要錢了。可是，那位年青夫人，沒丟一個小錢往帽子裏去，這不免使我吃驚了！可是，到師父第二次的歌完了後，那夫人却招手喚我了。

『我要和你師父談談。』她既然這麼講，我不得不去告訴師父，師父現着不耐煩的神氣，往那夫人那邊去了。

『我也是研究音樂的，聽了你的歌聲，真使我驚服！你是偉大的天才！』年青夫人稱贊師父。

什麼偉大的天才嗎？我的師父他不是一個路頭賣唱的人嗎？我只是楞着說不出話來，師父却這麼冷冷的回答她：

『我這樣不中用的老朽，那裏說得上什麼天才！』
年青夫人聽了，不作聲了。略略停了一回：

『再會！謝謝你今夜的名歌，再會！』說着掏出了一枚金幣，丟在喀皮帽子內後，轉身走了。

『那位夫人投了一枚金幣在喀皮帽子內了。』我這樣告訴師父時，他臉上又浮出了一陣不快的表情。（這事情的原因，詳後。）

『什麼金幣？她給了也好，不給也沒有關係！可憐的傑克，可不知怎樣了？我倒幾乎忘了，走吧！』師父說完，我們便收拾好回旅館去了。

回到了旅館，走進房間後，我便燃上了蠟燭，而傑克毫無聲息，我着慌了。傑克在我們走後，穿着金鑲邊的上將軍裝，在氈子上躺着。

牠似乎完全睡熟了。我拉拉牠的手攙牠起來，可是，牠的手冰冷了！這時，

師父也進來了。

『傑克的手冰冷了！』我哭着告訴師父，師父便走了過來。

『果然死了嗎？羅美，我作了孽了！這一定是我把你從蜜莉甘夫人手裏領了回來，所受的天罰！』

師父合着眼，無力的說出了這幾句話。師父頹喪到了萬分了。

到巴黎去

我們賣藝的地方，離巴黎還很遠，要走到巴黎，那真有千辛萬苦够嘗哩！我們自早上到夜晚，無時無刻，不冒着風雨霜雪，僕僕在冰天雪地中。

師父在前面帶着我們，喀皮在我後面跟着，我們老是不聲不響，默默的走上幾小時，途中的路人，都向我們投着奇異的眼光。

喀皮時時靠近我身邊來，吐出暖暖的舌頭，親熱的舔着我的手，牠好似在這樣安慰着我：『你的好友喀皮在這裏伴着你啊！』我也很高興的撫撫牠的頭。

我們，一天一天，繼續着旅途，所過的地方，盡是荒山野原，沒有人家，白雪

漫漫，天空滿佈着烏雲。田裏也沒有一個農人的踪跡。既聽不到牛鳴；也聞不着馬嘶，只有餓着肚子的烏鴉，在枯枝上，叫出幾陣，使人聽了酸鼻的悲鳴。村子內家家緊閉着門戶，因為太冷了，都坐在爐旁烤火。

晚上，總是在人家馬廐牛欄內過宿，晚餐是一片小小的麵包，吃着便睡。趕了整天的路，這一些兒，怎飽得肚子，雖然勉強躺着，却飢腸轆轆，翻來覆去，那兒睡得着呢！可是，有羊棚給我們睡宿時，那便幸運了，因為可以揩油些羊奶。

師父總對着牧羊人這樣說的：

『這孩子最愛吃羊奶，因為他是吃了羊奶長大了的。』結果，這牛吹得倒還不錯，沒有失敗過一次。晚上吃了羊奶，在明天，頓覺得精神百倍。

漸漸的走近巴黎了，道路也漸漸見得整齊了，雪也下得小了。

巴黎，我屢聽人家說，是個天堂般的好地方。我一想到現在便要見到憧憬已久的巴黎時，我怎樣的興奮啊！那兒，定有大理石馬路，搖錢樹，也有天堂吧？我想。

然而，我心頭隱伏着一個謎，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在巴黎有什麼事情好幹呢？但是，我也不敢問師父。因為他老是沈默着不說話，看他，心事很重哪。

現在澈底解答疑問的時候，終於到來了。是在走過了一座大村子而走上斜坡的時候。俯下去遠望時，一座大城市出現在眼前了。淡淡的黑煙，瀰漫籠罩在那大都市空際。

我集中了全副精力，遠遠的眺望着，只見高高的屋頂；鐘樓，聳立在半空，縱橫連接着。這時，師父開口了：

『再走四句鐘後，可以到巴黎了。』

『那可就是巴黎？』

『嗯，是咯。』師父指指手說。這時，有一道金光，從城內射上天空去，吾想那定是搖錢樹上照射出來的金光吧？

『到了巴黎，我們恐怕不免要離散了！』師父突如其來說出這樣意外的話來。

我聽着，不免有些詫異，看看師父。師父也看看我。我驚惶失色了，嘴唇在微微的顫動着。

『你很傷心吧？聽到了這樣的話後，我知道。』

『你說我們要離散了？』

『是啦，怕總得分別了！』師父哽咽着。我的眼淚又止不住了。

『師父，你真是一個世上少有的好人！』

『不，你說錯了，你才是個好孩子啦！你真是一個可愛的孩子！你對於我，這樣的熱烈；親切，給了我無限的慰安。一個人在得意的時候，可以毫無牽掛，舒舒服服，快快樂樂的生活着，可是，到了失意又上了年紀時，便需要一個可以依靠的人了。——你聽我說到依靠的話，不免要驚異吧？然而，却是事實，譬如你能聽我的說話，便是安慰我，你爲我同情流淚，也便是安慰我。我實在也是一個不幸的人哪！』

我不知怎樣回答他，便走過去緊緊握着他的手。

『可是，你總不會把我一個人捨在巴黎的吧？』我生恐把我丟在巴黎，不得不這樣問他了。

『不，那會有這樣的事情？那麼樣的大都會，叫你在那兒怎樣生活下去呢？我不會這樣捨棄你的，前回，那夫人不是要收養你嗎？我到底放不下心，所

以沒有允許她，不顧一切，苦苦的帶領着你。那一次，可說我已盡了我的力量所能及的義務了。現在，我以爲已到了可以分手的時候了。可是，這也不過是最近所起的念頭，就是這不幸的二三個月以來的事情。只賸了一頭喀皮的現在，什麼也不行了！』

師父接着又說：

『倘使，有兩個像你這樣的孩子，那倒還可以順手些；現在我一個老人，帶着你這樣一個孩子，儘有天大的本領，也不中用了。要是或是一個瞎子，或是一個有殘疾的人，那，或許，反而有些辦法，可是我也不願平白受人家的幫助。此刻，我已下了決心了，我要暫時把你寄養在友人家裏，待過了這寒冷的冬天，再定方針。那位朋友，我想暫時總可以收留你吧，你在那兒，只要彈彈月琴就夠了。』

『那麼，你自己呢？』

『我是時常到巴黎的，所以，知道我的人還不少，我只要稍稍宣傳一下，至少，可以招集些意大利的孩子們，在路傍，教他們梵亞林，便可過得去。也想在這時，覓二頭狗來訓練，代替死了的蒂羅絲和徐洛，這樣到了春天，我們又可一夥兒出發了。暫時，我們需要忍耐和勇氣。以前，我們沒有一天，不在淒風苦雨；嚴霜大雪中，捱着慘痛的生活，待到了春天，那便有痛快的生活可過了。我要領你上意大利；也要帶你到德國去走走，見見世面。我當盡我的力量教育你，把你養成一個堂堂的好男子。當時，我對着蜜莉甘夫人，也曾這樣說了的。你身體還不錯，將來總有成功出世的一天的，羅美，記着吧！』

我有許多話，要想和師父講講，可是說了，或許反而更要引起師父的悲痛，我便隱忍着。

師父在說話後，大約引起了劇烈的感觸了，很快的走着，我也加緊趕上去，跟着他。

不久，穿過了一架骯髒的木橋；橫過小江又走過了一座村子後，又是一片平野了。東西四散着的，東倒西歪的矮屋，立滿在田野間，路上來往着運貨小車。走盡了田野，就是一條狹長的街道了。街道二面，盡是低矮的住家，堆積在道旁的積雪上，棄滿着腐爛了的蔬菜，灰，肉骨等各種髒的東西，發散着惡濁的氣味，有時也有運貨車打從這上面滾過。

『這理，是什麼地方？』我問師父。

『巴黎啦！』師父現着這還待多問嗎的神氣。

這，難道便是我朝思暮想，憧憬了這幾多年的巴黎嗎？大理石鋪成的馬路，搖錢樹，穿着華麗的服裝的人們在何處呢？我也想，難道我和師父，喀皮要

在這樣的地方分別了嗎？

越是往巴黎的内部走去，越加深了我的詫異；失望，也和我意想中的巴黎，越差得遠了。街上，到處是陰溝，溝內的汗水，蒸發着奇臭，兩面小店鋪的玻璃窗上，塗滿着運貨小車經過時濺的泥水，這樣一看，巴黎真是一個討厭的地方！到處是酒店，店內坐滿着男男女女，在那兒狂喝痛飲着。

師父很熟悉這裏的道路，穿巷過街，曲曲彎彎的前進着。走過了一條行人擁擠的小路；又通過了一條大街後，壹座高大的住宅，出現在我們眼前了。那是一座從來沒有晒到過太陽光的屋子，而且也想不到在巴黎有這樣髒的屋子！師父帶領着我走了進去。

在昏黃的光線下，坐着一個衣衫襤褸的男子。

『克羅勿利在家嗎？』師父問那男子。

『不知道，你自己上去找吧！到了第四層樓梯上，一抬頭就望得見的。』
那男子這樣回答。

師父依着那人的話，上樓去了。一面走着，一面說：『克羅勿利，就是我給你講起過的，我的朋友，他住在這裏的。』樓梯上積滿着汙泥，上去時一不小心，就會掉下來。啊，這裏的街道，屋子，樓梯沒一樣不是令人討厭的！師父所說的那人，可又不知是一個怎樣的人物呢？

走上了四樓，開門一看，是一個大擱樓，屋子四圍，排列着十二架寢牀，屋頂；墻壁，雖然也似乎粉刷過的，可是，給煤煙灰塵，薰染成什麼似的，不知是黃是黑了。壁上塗滿着人頭，花鳥等四不像的圖畫。

『克羅勿利在家嗎？』師父朝着屋子內問。

『屋子內太暗了，臉色也辨認不出，我是碧德列司。』師父又說明了自

己的姓名。

牆壁上，懸着一盞半明不滅的煤油燈，在模糊的燈光下，約略可以分辨屋內的情景，看過去，也沒有一個人影。這時候，傳過來了一陣沒有生氣的聲音了：

『克羅勿利出外去了，大約在二小時後回來。』

同時，也隨着一陣腳聲，從樓梯上一步一步的過來。

走上來的是一個十三歲光景的孩子，他的怪樣子，令人一見，奇怪，他似乎沒有脖子；也似從腿上長出了他的頭來一般，他的頭有巴斗那樣大，和全身完全不相稱。然而他的臉色，誰見了都要憐憫的，堆滿着悲痛；孤苦；也充滿着和順的表情。

『兩點鐘後，果然能回來嗎？』師父問那孩子。

寒風中的一夜

我們特意趕到這小巷子裏，找克羅勿利，却又剛巧不在家，不得已，師父叫我獨自留在這兒等着，他因為還有些事情，便出去了。

師父走後，那臉色蒼白的孩子，操着意大利話問我：

『你可是意大利人？』

師父雖然教過我幾句意大利語，可是懂得不多，還不能自由應用，所以，我還是用法國話回答他：

『不；法國人。』

『要是意大利人，那多好哪？』

孩子睜着兩顆失了神的眼睛，直瞪着我，很沒趣的回答。

『你是什麼地方人？』

這回我問他了。

『意大利的里嘉地方，倘使你也是那地方人的話，我便有許多事情要問你。』

『是啦，可惜我是法國人！』

『那便好啦！』

『怎麼，你願意做法國人？』

我奇怪着問他，

『那不是的。我所以說好，是替你設想啦，倘使你是意大利人，那定是到我師父這裏來的，也便不免給你可惜哪！』

『這樣說來，你師父是個壞人？』

那孩子沒有回答我的話。可是他的表情所洩漏出的，却要比言語說明的深刻萬倍咧。

那孩子，好像不願意談到這個問題，往火爐旁坐着了，望去，在火爐上懸挂着一隻小鍋子。我也想烤火取暖，便也捱近火爐旁邊去了。看看那鍋子，却有些奇怪，在鍋子蓋上，對中裝着一個圓管，鍋內的蒸汽，從管內絡繹着蒸發出來。在鍋子和鍋蓋上，二邊都有搭鈕，在搭鈕上，扣着一具鎖，這麼看來，那鍋蓋是給牢牢的鎖着，休想揭動他。

『爲什麼在鍋子上，也扣着鎖？』

我好奇的問他。

『這樣，使我不能喝鍋內的東西，師父雖然叫我當心着這鍋子，可是，他



不信任我咧！』

我聽了，不期然的笑了出來。那孩子又愁眉蹙額的說：

『你以為我是饞嘴了，所以這樣好笑吧？實在說起來，你如果到了這樣的境遇，也免不了受到和我同樣的待遇吧！我的肚子，已餓得受不住了，嗅到了鍋蓋上透出來的香味時，那更覺得腹空如洗，支持不住了。』

『你師父不給你吃飽的嗎？』

『這是責罰哪！』

『什麼？責罰？』

我嚇了一跳。

『師父家裏，收養着一大羣像我這樣的孩子，有的出去掃除煙鹵，有的去拾荒，身體衰弱，無力工作的，在街上賣唱乞食。我是每晚帶着二頭小白鼠

上街演把戲，規定我至少要賺足三毛錢，缺一分，就要受一下鞭責，一分錢二下，不然，就餓着沒有東西吃，你不知道吧，要掙足三毛錢，可不是輕易的呢！於是時時餓着肚子，因為受師父的鞭打，更是不好受哪！我每天拼命掙錢，可是能够掙滿三毛錢的時候很少，所以天天捱打受罵，師父的脾氣，又是暴躁，他無時不瘋狂般的鞭打我。雖然，在外面也有說我聲可憐的人，可是，肯給錢的，却不多見啦！』

那孩子說到這裏，停了一下，接着：

『我的臉色很蒼白吧！是啦，我的臉色，是在一天一天的壞下去。現在見我的人，都說：這孩子再要餓下去時，怕活不長久了！你以為我聽到了，一定很擔憂吧？不，我却快活！餓着肚子，果然難受，可是附近的人們，在漸漸熟識後，他們也見憐我了。在掙不足錢，師父不給我食物時，他們也給我些麵包；或是湯

一類的食物，這是我最高興的。因為既能飽我的肚子，又可免受毒打，師父在晚飯時，儘管不給我食物，我已在外邊吃飽了，所以也沒有什麼痛苦。可是，不幸，有一天；我剛巧在街上一家水果鋪子內討一些湯喝着，給師父撞見了！於是，他就明白我不吃晚飯，而絲毫沒有痛苦的樣子的原因了。從那次以後，便罰我每天看着家，當心着這個湯鍋，在每天早上出外以前，師父把肉和蔬菜等投入鍋內後，便把鍋蓋鎖上後去了。我的職務，在煮熟這湯，我只能嗅這湯的香味，一些也飽不了肚子。——豈但不能飽肚子！嗅着這樣的香味後，肚子餓得格外厲害了！我的臉色很蒼白，也不像一個人了吧！然而；我已不能到外面去，聽不到人家對於我的批評，又沒有鏡子，所以我的臉色，究竟到了怎樣田地了，我也無從知道了。

『你的臉色，還不是和平常的人們一樣嗎？』

我是不能不這樣安慰他。

『你要想安慰我，才不得不這樣說吧？但是，我很希望着快快病倒！我也希望我的儘量的蒼白下去，而且，要愈快愈好！』

我沒有話好說，不作聲，望着他蒼白的臉龐。

『你還不知道哪！果真能瘦弱得不像人的時候，不是多少可以得到人家的憐惜嗎？要不然，也不就死了乾淨嗎？死了，便幸福了，什麼都完了。既不要受餓；也可不捱打。而且，我死了，又可上天堂去，在天堂上，可以望見我的媽媽和妹妹了。同時，也可對着上帝，替我妹妹禱告，祝她幸福。所以，我很希望，早一天把我送進病院去！』

他說着，走近來了，睜着一對窟窿般的眼睛，望着我。看看那窪成了兩個潭潭的臉龐；白紙般的嘴唇，真使我感到可怕了。

『看你，早晚總得上病院了，你的身體委實太壞了！』

『是的，怕要快了！』

他拽着無力的，楊樹枝般的腿，捱近桌子，去拂拭桌上的灰塵。

這時，門開了，一個孩子走了進來，他一手拖着梵亞林，一手挾着一段舊木料。

『你把那木料給我吧！』

臉色蒼白的孩子說着，向纔進來的孩子身邊走了過去，可是，那孩子，一縮手，把那段木料藏到背後去了。

『不，不行，瑪琪亞！』

這時，我纔知那青灰色臉的孩子名瑪琪亞。

『給我吧！給我煮湯吧，木柴煮的湯，要美味得多哩。』

『我帶回來給你煮湯的？你得知道，我今天還差着四分錢哩，這不足的數目，這段木料是可以抵擋得過吧？你瞧呢！』

『還不是照常的捱打嗎！怎值得四分錢呢？』

接着又回來了一大羣孩子，一看那些孩子們，也有帶着梵亞林的；也有帶着口笛的；也有提着鼠籠的，五花八門，什麼都有。

同時，又走進了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來，這就是他們的師父克羅勿利。他跨進門口，發現我時，便向我投着可怕的眼色，直瞪着我。

『這孩子，幹什麼的？』他大聲怒喝着。

臉色蒼白的瑪琪亞，立刻，把我師父帶領我來的經過，告訴了他。

『哦，碧德列司來了嗎？可有什麼事情？』

『那可不知道。』瑪琪亞回答他。

『小鬼，多嘴！我又不是問你，我在問他啦！』克羅勿利用手指着我。我這時，驚惶着：

『師父一回兒就要回來；告訴你的。』

『嘿！這孩子口齒倒不錯，很伶俐哪；不給你瞎扯了，我問你，你不是意大利人吧？』

『不，我是法國人，』

這時，一個孩子在煙斗裏滿滿的裝了一管煙，拿過去，遞給了克羅勿利，旁邊又有一個孩子，給他擦火柴。

『好臭哪！那硫磺臭！這餓鬼！』

克羅勿利又怒喝着，把擦着了的火柴，從孩子手裏搶了過來，投入火爐內了。

那孩子又擦了一根火柴，待燒着了一回，然後拿過去。
『怎麼行呢？小忘八！』喝着，把孩子摔倒在地板上了。
他叫另外一個孩子給他擦火柴。

『李加爾特，你是個好孩子，給我擦火柴吧！』

被呼爲好孩子的李加爾特，立刻走上前去，給他擦了火柴。

克羅勿利呼呼的抽着煙：

『現在，又要開始我們的工作了。喂，瑪琪亞，拿賬簿來！』

臉色蒼白的瑪琪亞，慶幸着自己的被使喚一般，馬上拿了一本污黑的賬簿來遞給他。而克羅勿利却睬也不睬他，板着臉，喚那「硫磺臭」的孩子。
『昨天，你欠了我一分錢呢，今天，不是應該歸還了嗎？現在，你帶了多少錢回來？』

那孩子赤紅着臉，躊躇了一下子：

『少一分！』好容易說出了這麼一句。

『只少一分嗎？』

『不，今天也少一分。』

『那不是少了二分了嗎？你這樣的混蛋倒少有咧！』

『只也不是我的不是啊！』

『還想逞辯嗎？你也該知道規則吧？把衣服脫下！昨天二下：今天又是二下，合起來共四下。還有今晚沒有芋頭給你吃，餓餓你，罰你的狡猾，咯，好孩子李加爾特，給我拿鞭子過來，好讓我解解悶！』

第二次擦了火柴的李加爾特，從壁上除下了二根粗粗的籐鞭。這時，那缺了二分錢的孩子，解開了上衣的鈕扣，脫去了襯衫，上半身赤着膊在旁邊

站着。

『等一回！缺錢的混蛋，不見得單單是你一個，還有誰？』

那人不耐煩似地詈罵着，接着又檢查別的孩子們。

結果，缺錢的一共有五人，缺了四分錢，想用舊木料抵補的孩子，當然也是一份子。

可憐的五個孩子，並列着站在克羅勿利面前。

『李加爾特，我不耐煩去打他們，也不要看見他們的鬼臉，只要背着他們聽到聲音便够了。你的手勁還不壞，給我用力幹他一下！』

克羅勿利說完，回身向着火爐坐了。

我獨自在屋角內站着。雖然是一個小孩子，却已怒不可遏了。同時，也震駭得全身戰慄着。這人，恐怕就是我的未來的師父吧？我如果掙不足他規定

的錢時，也不免要給這樣毒打吧？我寒心了。臉色蒼白的瑪琪亞，寧願痛痛快快死去，不願苦苦的活着的原因，此刻，我才明白了。

我聽到『拍』一聲那鞭子打在孩子的背上時，忍不住流淚了。接着第二聲，又『拍』的起來了。被打的孩子狠命的嚷着；哭着，第三聲響時，跟着一陣慘不忍聞的哀號了：

『媽媽，媽媽！』

那孩子沒命的這樣叫號着。

師父，這時，推進門來了。

師父一見，飛也似的跑到李加爾特那裏，把鞭子奪下了。他拿着鞭子，往克羅勿利那兒走近去了。克羅勿利一見，也着慌了。可是，一下子，他又回復了舊態，故意裝出鎮靜的樣子：

『不要臉的混蛋！』

師父開口就罵。

『有什麼大驚小怪！孩子們在發了瘋般吵架啦。』

『混蛋，不怕羞嗎？』

師父又指指他罵着。

『我不是也在罵他們嗎？』

『算了，搗什麼鬼！你說我在罵孩子們嗎？我是罵你這個不要臉的傢伙哩。欺侮無援無助的苦孩子，算你幹得出來，不要臉的！』

『老糊塗，用不到你多管暇事！』

克羅勿利看看再也掩飾不過，便翻過臉，老羞成怒破口大罵了。師父却

這樣回答他：

「報告警察局去！」

「你拿報告警察局威嚇我嗎？」

「是的。」

「哈，你這樣說嗎？好好，難道你便沒有事情了嗎？你可想想自己！要是我一說出你的真姓名來，多少你總得丟臉吧！」

師父這時，不作聲了。我疑惑着，師父到底有什麼丟人的事情呢？這時，師父走過來，執着我的手：

「走吧！羅美，」說着三腳二步扯着我出外去了。

「哈！怎麼聽說你有事和我商量，爲什麼不談談呢？」克羅勿利嘲笑着。

「和你這樣的混蛋有什麼好談！」

簡捷的回答了，他便攙着我手下樓去了。這時，我心頭放下了重担一般

的舒暢，正似逃出了地獄一般。

不多時，我們便走到熱鬧的大街上了。可是，師父儘是悶悶不樂的走着，到了一條冷僻的小路後，在路旁石頭上坐下休息了。他不住的撫着額角，大概是在打算着什麼。

『現在，真是身無半文了，也沒有一片麵包屑了，給丟進了荒島一般，毫無辦法了。你肚子也餓了吧？』

師父看着我面孔，問我。

『我只在早上吃了一小片麵包，沒有吃過別的東西！』

『可憐哪，今晚只有餓着肚子睡覺了。可是，又睡到什麼地方去呢？』

『你本來可是預備在克羅勿利家過宿的？』

『我只想把你放在那裏，我自己，預備把你在克羅勿利那邊押了拾法

郎，獨自出來想些辦法，但是，我一見他那樣殘酷的對待孩子們後，怎能放你在那兒受難呢！」

時候已不早了，天氣也一陣陣冷起來了，呼呼的西北風，在天空內號叫着，師父坐在石上，埋頭苦思着，我和喀皮在他面前站着。

最後，師父站了起來。

「往什麼地方去？」

「到強采地方的石廊內，去宿一晚再說，有一次，我在那兒宿過的，你也
很疲倦了吧？」

「我已在克羅勿利家裏休息了大半天了，已不覺得疲倦。」

「我還沒有休息過，所以受不住了，腿也痠軟的移不動了，可是，停在這裏，也不是辦法，前進，孩子們！」

這是在我們每次出發時，師父常用來鼓勵我們的一句套話，然而，今晚聽了，那音調，覺得分外淒涼。

我和師父彷徨在巴黎的市街上，夜色是那樣的昏暗，竦立在寒風中的煤氣燈，吐着幽淡的燈光，散佈在地面上。

喀皮，在我後面跟着，可憐的喀皮，時時在路旁垃圾堆內找尋肉骨，麵包屑，可是垃圾也給雪冰硬了，任牠怎樣爬，掘，絲毫也移動不得，結果毫無所得，垂頭喪氣在後面跟上來了。

師父默默的沿着小路前進，他不住地瑟瑟顫抖着，他太疲乏了，走了幾步，便倚在我肩上休息，他周身震慄，看看他快要倒下來了，

『你覺得怎樣？可有病？』我問師父。

『怕害了病了，我實在疲乏到萬分了，到底老了，不中用了！天氣也太冷』

了，我委實受不了！此刻，巴不得靠着火爐，吃一餐舒適的晚餐，啊，這不過是我的空夢吧！孩子們，前進！」

我們繼續的走着，走盡了街道，到了郊外了，風愈颯愈大，毫不客氣的從衣服的裂縫刺上身來，寒冷澈骨了。

「你可見到樹林？」師父站住了問我。

「沒有哪！」

「前面不是有一個烏沈沈一團漆黑的東西嗎？」

我望四面找尋了一回，那裏有什麼林子或村子，只有刺膚欲裂的寒風，嗚咽在寒夜的空中，此外，甚麼聲音也沒有。

走了二三分鐘，師父又站住了，問我可見到林子沒有？我聽了，漸漸覺得害怕起來，回答他什麼也沒有看見。



『你害怕着，所以不能定心的尋覓吧？你要仔細的找啦，再找一下呢？』

『實在沒有啦，什麼也沒有。』

『那麼，該有一條大路，找一下看！』

『也沒有。』

『這樣說來，走錯了路了。』

我有些茫然了，我們到底在什麼地方走着呢？走往什麼地方去呢？全無捉摸。

『再走五分鐘，找不到林子的話，只有折回到這裏來了。或許，我們已走錯了路，也沒有一定哪！』

『我走不動了！我叫苦了。』

『你要鼓出勇氣來哪，一坐下去，就難得站起來了，這樣，便不要活活的』

凍死在寒夜裏嗎？」

我勉強繼續前進。

走了一回，師父又問我：

「你看看路上，可有深深的車印？」

「不，什麼也沒有。」

「那麼，須得折回去了。」

於是，我們沿原路折回去了。現在是對面風了，臉上給吹得和鞭打那樣的疼痛。

「發現了路上的車印後，給我講一聲，因為那時要轉彎了；向左轉彎了。」

我們又在寒風中繼續掙扎了十五分鐘左右，那時，真到了筋疲力盡的

地步了，但是，師父到底是上了年紀了，我不得不扶着他走，所以，我格外覺得支持不下了。

忽然，在前面，發見了一條橫路了，我飛着跑過去一看，果然，路面上深深的陷着車輪的印子。

『發現了車輪的印子了！』我告訴師父。

『啊，我們得救了！你再仔細找一下，可有樹林？』

我望前看看，果然有一個樹林子似的黑影，聳立在空中，我便告訴他樹林子也望到了。

『再走五分鐘便成了，』師父的語調，也比較安頓了。

我們踉蹌的望目的地前進，雖說只要五分鐘便可走到，可是，這五分鐘，比五分鐘更不容易捱度。

『車輪的印子在路的那一邊？』

『在路的左側。』

『石廓的入口，正是靠着路的左側的，這樣說來，在不知不覺間，走過了那石廓了，又得折回去了！』

『路的右邊實在沒有車印。』

『那只有折回去了。』

我們又折返了原路。

『可見到樹林？』

『是，見到了，靠着路的左邊。』

『那麼，車印在那一邊呢？』

『二邊都沒有了。』

『我的眼睛眩昏了，甚麼也看不見了。』

師父輕輕的自語着，揉着眼皮。

『見到了樹林子，可一直走去，——你快攙着我的手啊！』

『這是圍牆哪，師父！』

『不，是堆積着的石子吧？』師父知道這兒沒有圍牆的。

『不啦，的確是圍牆哪！』

師父聽了，還是懷疑我的話便用手指撫摸着那圍牆。

『怎麼的？果真是圍牆！可不知入口在什麼地方呢？可仔細找一下！』

我在圍牆上東摸西撫的找了一陣，但是，既沒有入口，也沒有門，我以爲

在前面有門，也說不定，便這樣商量：

『這裏實在沒有，我看，還是往前面去找吧？』

『也不用找了，這石廓給圍牆圍住了。』

『圍住了？』

『是啦，入口也塞斷了，沒有方法進去了。』

『那麼，怎樣辦呢？』我着急了。

『還有什麼辦法，只好死在這裏了！』

『啊，師父——』

『可是，你還年青，不要緊的，走吧，你還走得動？』

『你呢？』

『我嗎？待到了實在走不動時，像老馬一樣，倒在路旁就算了！』師父的
聲音，愈聽愈覺得淒慘了。

『走往那兒去呢？』我又問他，我們的目的地。

『回巴黎去，如能遇到警察，要他帶我們上警察局去。論到我自己，真不願意這樣向人們乞憐，可是，我不忍你也隨着我凍死在寒夜裏，羅美，走吧，孩子們，提起精神來！』

我們沿着來時的原路，回巴黎去了。

那時，也不知有幾句鐘了，也不知我們已在朔風凜冽的寒夜內，走了幾小時了。大約估計起來，至少有十二句鐘；或一句鐘了吧？路旁的人家，都已睡盡了，西北風却不知道休息，橫暴的掃蕩着冷寂的夜空。

師父逐漸逐漸的疲乏下來了，呼吸漸漸的急促了，上氣不接下氣的喘着，我和他說話時，他只是作着手勢，叫我不要作聲。

走出了田野，到了巴黎的近郊了。師父走一步停一步，看他已是寸步難移了。

『去叩一下人家的門，要求他們留我們宿一晚吧。』我見到師父已疲累到這步田地，不得不這樣問他。

『不必，他們怎肯留宿呢？這一帶的住戶，都是種花的，清早就要上街，現在，即使去叩門，也不肯開的。』

可是，走了不多幾步，師父又停着走不動了。

『要不休息，再也……』

師父斷續的說着，又移動了二三步：

『我絕對走不動了！』他無力的叫着。

那裏剛巧有一家種花的人家，到了那家門前，

『算了！我要坐下來了。』這時，師父說話時的聲音，已低到聽不清楚了。

『你不是說過，一坐下再也站不起來了嗎？』

師父並不回答我，只是演着手勢，要我把散亂在門口的稻草鋪蓋起來。我給他鋪好了。他便仰面朝天倒了下去！他的牙齒在吹吹響着，全身在劇烈的顫抖着。

『你可在我身邊緊緊的伏着，把喀皮放在你膝上，可以增加些體溫。』師父的語調，完全反常了。

在那樣狂風奇寒的晚上，這樣在露天躺着，結果總是有死無生，這，師父沒有不知道的道理。現在，他大胆冒這危險，這不就是神經失常的證據嗎？師父已失掉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了。

當我爬到師父身傍時，他俯着身子，和我親吻了。這是師父第二次和我親吻，也是最後一次了。

我湊近師父身邊去時，他的眼睛緊緊的閉着，儘怎樣想推開他來，已是

不中用了。我撫摸着自己的手腕，也是不知不覺，躺在我膝上的喀皮，已睡熟了，路上，當然，連人影也沒有一個，我想，恐怕要死在這裏了。這麼一想，我心頭似刀割般的酸痛了。

這時，過了我童年生活的柏香村；撫育了我的慈愛的媽媽，都浮現在我眼前了，我悲痛着，難道不能再見一面可愛的媽媽；再見一次小小的家，而就這樣凍死在異鄉嗎？

心頭的悲痛，漸漸的加深，茫茫然也不知以後是怎麼一回事了。

前進

倒在朔風怒號的路旁，失掉了全部知覺，昏昏沈沈，倒在那裏，在這樣情景中，可經過了多少時候呢？

醒來時，我發現自己在牀上睡着了。旁邊安放着一個大火爐，爐內燃着融融的炭火。這是一間以前從未到過的屋子，站在牀前的人們，一個也不認識，一個穿着木鞋的孩子，和三四個較小的孩子，都帶着不安的臉色望着我。他們中，最注意我的，是一個大約六歲的女孩子，那女孩子，長着一對光彩煥發的烏黑的大眼睛，這一對黑油油的眼珠，至今，還好像對着我奕奕生光咧。

我撐着手臂坐起來時，他們一齊走了過來。

『碧德列司在那裏呢？』我叫着師父的名字問他們。
『這孩子在找他的爸爸哪！』似乎是這家裏的長子那樣的孩子，自語着。

『不，不是父親，是我的師父，他在那裏？還有喀皮呢？』

他們知道我所找尋的那人，不是我的父親，是我的師父。於是便把昨晚的事情，從頭至尾，告訴我了。要是，他們不知道那老年人是我師父的話，他們，怕還不肯說出真相來吧？

據他們說，可憐的師父，在昨晚死了！我們昨晚倒下的地方，便是這人家的戶外。他們在清晨出外時，發現了我們。我們擠成一堆，橫在霜上，身上蓋着幾根稻草，師父，在他們發現時，早已氣絕身死了。我也只賸得奄奄一息，幸得喀皮伏在我身邊，保暖了我的心臟，得留着最後的一息。他們把我抬到了他

們家裏，在牀上睡着，大家看護着我。

我在完全死去了一般的狀態中，經過了六小時後，漸漸恢復了血液的循環，增強了呼吸，好容易蘇醒了。

這時，我的身體，精神，完全麻木着，雖然聽着他們的說話，却還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中。唉，師父便這麼結束了他痛苦的生涯了嗎！

上面的話，是這家的主人告訴了我的。在他講給我聽的時候，那現着驚愕的神氣；睜大了烏黑的眼珠凝視着我的女孩子，她一見我聽到了師父的死耗而若有所失時，趕快跑，到她父親身邊，一面指指我這裏，一面和她講着什麼。可是；她並不用普通的語言，却只是指手劃腳演着手勢，然而，這比較一般的說話，却要動人得多哩。

自從和亞采兒分別以後，沒有得到過這麼親切；真摯的同情，我也因此

聯想起了愛我育我的乾母了。此刻，似乎又獲得了乾母的溫存一般。現在，愛我的師父又死了，我已是被世界捨棄了的孤零零一個了。可是，孤獨的痛苦，又消去了，因為旁邊就有真心愛着我在呢！

『是啦，麗才說得很對，他聽了果然要傷心，但是，事情的真相，總得讓他知道才是，而且，我們儘管瞞着不講，最後，警察還是要告訴他的。』

這家的主人，他先和他女兒麗才說了幾句，又把報告警局，和警局備棺收殮等事情都和我說了。

待他說完：

『那麼，喀皮怎樣了？』我迫不及待，打聽喀皮的消息。

『什麼？喀皮？』

『是一頭犬啦！』

『這可不知道，怕已不在了。』

那父親這麼回答我時，孩子中間的一個：

『那犬嗎？跟着尸首去了。我知道，那犬跟着扛夫一同去了的。牠不絕的，再三再四的撲到尸身上去，給他們：「不給我滾開嗎」一喝，牠却慘痛的狂吠着呻吟着。』詳細細細的告訴了我。

啊，可憐的喀皮，可不知牠現在何處？

這家裏的主人，孩子們，都走出了寢室，祇賸我一個在牀上睡着。我起來，穿上了衣服，取了放在牀邊的月琴，走出寢室去了。我雖然想走了，可是，離了這裏，到什麼地方去好呢？而身體又很虛弱，站也站不穩，似乎要倒下來的樣子，便在他們食桌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了。

他們一家圍坐在食桌上，喝着椰菜湯，那香味透進鼻子來時，喉嚨口癢

癢的，委實不易忍受。同時，也想起了昨晚是什麼也沒有進過口的。於是頭昏眼花，搖搖欲墮了。便恍恍惚惚的在椅上坐着。

『你精神還不大好吧？』主人問我。我便說因為身子還不大舒服，給我
在爐旁烤一回火吧。

那時，我真正需要的，並不是烤火，却是食物。所以看他們吃着椰菜湯時，便頭昏目眩起來了的。

那大眼睛的女孩子麗才，在我對面椅子上坐着，定睛望着我，她突然站了起來，端了一碗滿滿的椰菜湯來，給我喝。我精神疲乏，開不得口，只是向她點首，表示謝意。

『你吃吧，這是麗才的好意哪！要是不够，還有。』主人說着，用手指指着，要我喝。



那碗湯，我一飲而盡，站在面前望着我的麗才，也很滿足似的呼了一口氣。麗才接過了我的碗，又去盛了一碗湯給我。

第二碗湯又一下子喝完了。

『你倒還能喝！』

主人不免驚奇了。我覺得不好意思起來，我又想與其給他們當我饑嘴朋友，還是把事實告訴他們的好啊。我便把昨晚沒有吃晚飯的事實告訴了他們。

『那麼午飯呢？』

『午飯也沒有吃！』

『你師父，可也同樣？』

『是的師父也沒有吃。』

『這麼說來，他不但是凍死；而且也是餓死了的！』

熱湯喝下肚去，頓覺得精神煥發起來，我便起來，向他們告別了：

『你打算怎樣？』主人問我。

『我要告辭了！』

『去那裏？』

『我自己也不知道！』

『在巴黎可有親友？』

『不，一個也沒有。』

『你的家在那裏？』

『我沒有家，昨天到了巴黎的。』

『你預備幹什麼賣買過活呢？』

「拉拉梵亞林，唱唱歌，弄幾個錢過活。」

「你想在巴黎這樣幹嗎？那還是回鄉下，到父母身邊去的好吧，你的父母在什麼地方住着？」

「沒有，父親，母親，都沒有！」

「你說那白髮的老人不是你父親，可是？」

「然而，另外也沒有。」

「母親呢？」

「母親也沒有。」

「該有幾個伯父，或叔父，和其他親戚吧？」

「沒有，什麼都沒有！」

「怪了！你從什麼地方來了的？」

「我的乾父母把我賣給師父了的。承你們救了我的命，我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愉快和感謝！以後，你們要是不討厭的話，每逢星期日到府上來，彈幾曲月琴，作你們跳舞的伴奏，湊湊熱鬧。」

說着，提着琴，走向大門去了。走了二三步，跟在我後面的麗才，執着我的手，指着我肩上的月琴。

「可是要我彈一套？」我笑着問他。麗才點點頭，她的父親也這麼說：

「彈一套聽聽也好。」

我還沒有彈月琴的氣力，可是爲了這可愛的女孩子，我不得不勉強彈一套。我便彈了一套舞蹈曲。

麗才開始只是睜着一對圓圓的大眼睛靜聽着，不久，便踏足和着我的拍子了。最後，却合着節奏，很快活的舞着了。麗才的哥哥們，都在旁邊站着，她

父親看得眉開眼笑了。

彈完了一套後，我又肩了月琴，走着出去了。

『你往那裏去？』主人問我。

『我告辭了。』

『你還想過賣藝的生活嗎？』

『然而，不這樣，又沒有好幹的事情！』

『這樣漂流的生活，很苦吧？』

『我沒有家哪！』

『話果然不錯，晚上很難受吧！』

『我也巴不得有牀給我睡；有火給我烤呢！』

『那麼，我不知你可願意留在我們這裏？只是我們清早便須起牀，開始

工作，足足要工作一天。所以，也不能算是舒服的生活。可是昨晚那樣的苦難，決不致於再臨到你頭上的。你如果是一個好孩子的話，我當然要和家人同樣看待你。只要你願意，便和我們一夥兒過活吧！』

這時，麗才聽了她爸爸的話，回頭去望望她爸爸，從她的淚眼內，迸出了一陣微笑，但是，我還不能相信她爸爸的話，半信半疑的望着他。

麗才却跑了過來，握着我手。

『喂，怎樣可好？』主人追問着我。

這時，我是怎樣的快活哪！我有了家了，我已不是一個東西漂泊的孤兒了，啊，你這好夢，我求你永遠莫消滅！

我卸下了載在肩上的月琴。

『噢，這樣，我明白了這孩子的意思了。』主人說着，笑容滿面。

『只看你臉上的表情，便可知道你現在怎樣的快樂了。把月琴挂在牆上吧，你在這裏，覺得厭倦時，可再取下這月琴，到你歡喜的地方去。但是，此後，你須得和燕子一樣，出門總要有一個適當的季候！啊，總而言之，冬天，你千萬不要出門吧！』

我在這家裏安心住下了。這人家是種花草的，主人名貝育爾，從此我便呼爲貝老伯了。他有二個兒子，和一個名愛琴媛的長女，麗才最小。

麗才是啞巴！她不是生下來就啞了的，當她誕生後四周歲時，害了一場大病，就此消失了說話的能力了。但是，她的幸福和智慧，並沒有同時消失，而且相反的，她的智慧，比平常的孩子們，特別強，特別發達。什麼都懂得。活潑，熱情，全家的人都愛她。

自從他們的媽媽去世後，由他們的姐姐愛琴媛，主持一切家政，她雖然

還是十四歲的小女孩，却什麼都會，裁縫，炊事，都由她一人包辦，有時，還得代替女僕和母親的職務。清早，在黎明前起牀，給父親做早餐，到深夜還在洗盆子等食具。一天到晚，愉快的工作着。

我把月琴挂在壁上後，詳細細細告訴了他們昨晚的經過，如預備在石廓內過夜而失敗，和彷徨在路上，無處可宿的苦痛，從頭至尾，說了一遍。當我講完時，門上起了一陣甚麼東西在抓爬的聲音，接着來了一陣悲切的吠聲。

『喀皮啦，喀皮來了！』我跳了起來。

喀皮跳進門口來了。我握着喀皮的前腿，喀皮旺旺的吠個不住，牠的意思要我俯下身子去，我俯下去時，牠親蜜的在我臉上舔了幾下。

『喀皮，怎樣……？』我探問貝老伯，意思是要他把喀皮也留養着。

『那當然咯，喀皮也留在這裏。』貝老伯毫無留難的答覆我。

喀皮似乎也明白了這句話的意義了，牠蹲在地下，舉着前腿向貝老伯行禮，孩子們一見，都大笑了。

喀皮行完禮，使勁的拉着我衣袖，要拉着我走。牠的意思，是要拉我到外面去。

『牠是要你到你師父那兒去吧？』貝老伯也明白了喀皮拉我出去的用意了。

這時，貝老伯和我說，警察局方面，待我神志清醒後，還有話要問我。他們也沒有說定來問我的日期，我很想早些探聽些確實的消息。因為我也在懷疑或許師父還活着吧！

貝老伯看到我的坐立不安，便領我上警察局去了。到了警察局內，局長仔仔細細的問了我一番，同時也證實了師父的死耗。此外，也說了些關於我

自己的事情，如師父預付了租金，向我的乾父母雇用了我等等的事實，此外，沒有提到其他。

『以後，你預備怎樣呢？』局長問我。

『我想扶養他，倘使局長允許的話。』貝老伯代我回答了局長。

局長很喜歡的說：『請你照顧這可憐的孩子吧！』對於貝老伯見義勇爲的精神，又讚美了幾句。

關於我自身的問題，已沒有多說的必要了。可是，關於師父方面，我總覺得還有一個非說明一下不可的問題。

關於師父，那時還藏着一個不可解的謎，那就是當最後一次賣藝時，某夫人說他天才而吃驚；克羅勿利用『說出真姓名來，不怕你不丟醜』的話，威嚇師父，這二個莫明其妙的謎。

起初，我抱着：無論如何，不洩漏這祕密的決心的。可是在機巧的；經驗豐富的警官面前，我終於隱瞞不住了，向警官告白了。

局長，立刻命令他的部下：『帶着這孩子往克羅勿利那兒去調查一下。』於是警察帶着我，還有貝老伯，二人往克羅勿利家去了。

克羅勿利的家，很容易的找到了。瑪琪亞已不在了！克羅勿利一見警察和我一塊兒進去時，一時驚惶失措，面無人色了！待知道是來調查已死了的師父生前的事跡的以後，看他才放了心。問我：

『你師父死了嗎？』

『你認識他嗎？』我未及回答，警察先問他了。

『是，認識他的。』

『那麼，把那老人的身世，盡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吧！』

『這也沒有什麼，碧德列司是他的假名字，克羅·巴爾染尼亞才是他的真姓名咧。在三十五年或四十年前，你到過意大利的話，便可知道他是怎樣一個人物了。提到克羅·巴爾染尼亞，在那時，是一位無人不知的著名歌曲家，他專在羅馬；蜜拉奴；納伯爾；威尼斯；倫敦；巴黎等各大都市演唱歌曲，是各大劇場內最受人歡迎的頭等名角。可是，不幸的很，不知怎麼一來，他的嗓子壞了，再也不能獲得人們的歡迎了，他便悄然脫離了歌曲界，絕跡於劇場，完全與世人隔絕了。但是，他生活總還得維持下去，於是也曾幹過各種各樣的職業，可是；都不能順手，最後，訓練了幾頭犬，流浪在各處賣藝過活了。他不論失意，落魄到怎樣地步，却無時不保持着高昂的氣節，他忍可窮死，不願給世人知道；曾經是名震一時的歌曲家已落魄到了這步田地！這祕密，他當然不肯告訴我，是無意中發現了的。』

這時，我抱藏了好久的謎，才得到了解答了。實在是一位可敬的克羅。

巴爾染尼亞先生；也是我此生無時不惦念着的師父！

師父的遺骨，在第二天便殯葬了，但是我沒有去參加葬禮，因為這天回去後，在半夜得病了。狂燒劇熱，我的胸部，正和猴兒傑克一樣，火一般的燃燒着。

所患的病，是肺炎！因為前晚露宿在寒霜中，侵入了寒氣了。

同時，也因了肺炎的關係，使我深切的認識了貝老伯一家，對於我的熱愛了。在那樣並不怎樣富裕的家庭裏，要請一位醫生到家裏來，不是輕易的事情。他們却請了醫生來給我診治。

醫生仔細的診察了一回以後，說：還是入院療治的妥當。然而貝老伯却這樣說：

『這孩子是前晚病倒在我家門前了的，所以，我是不忍送他到醫院去的，我們總得自己給他看護才能安心。』

結果，總於留着我在他家裏療治，他時時忙裏偷閒，給我照料；看護，愛琴媛姐姐，她的家務已那樣忙碌了，可是，她無時不在我旁邊，遞茶授水，也始終沒有稍稍表示煩嫌，或發怒過一次。

愛琴媛姐姐沒有空時，便由麗才來照顧我。

我纏綿在病榻上很久，而且；病勢又很劇烈，看看痊癒了些，繼着又反復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親生的父母，怕也不免要成到乏累了吧，然而愛琴媛姐姐，老是那麼親切。我因為肺部疼痛，接連着有好幾晚沒有睡着，他們便輪流着，通夜陪着我，這是我畢生不能遺忘的。

得了他們熱忱的醫治，看護後，我的病終於漸漸痊癒了。可是在這樣大

病以後，絲毫不敢疏忽，大意。譬如要往外邊溜幾步，散散悶，也不敢輕易嘗試，直待至春風報暖，牧場上青草萋萋的時候，才敢往戶外去。麗才時時帶着我到一條小河旁邊去散步。我一走出門口，喀皮便搶着在前面跑着了。那年的春天，氣候特別和暖，微笑的太陽，每天照臨着大地，使我特別感到人世的溫暖和可愛。

不久，我完全復元了。我已能跟着他們工作了，這也實現了我盼待已久的期望。我受了他們這麼大的恩惠，須得盡我的力量，多少報答一些。每天清早起來，跟着他們出外去。有時給他們揭開溫床上的遮掩物，有時去收拾花草，拼命的工作着。

這二年間，我便過着這樣的生活。

大概，我生下來時，便給我規定好了，不應該有幸福的生活，給我享受的

吧？這位貝老伯家裏，突然遭到了意外的橫禍，全家骨肉離散了。

一天，全家出外去玩了。那知這時候，突然降起大冰雹來了，溫室的玻璃，一片也不賸的全部給打毀了！這麼一來，所有預備着出售的花，也全部給毀壞了。

貝老伯在十年前買這花園時，曾借了一筆錢，規定在十五年間分期拔還的，那時正是第十年應該還款的時候了，貝老伯預備把花賣掉後，歸還欠款的，可是遭受了這一場意外的雹災後，便無法應付了。

到了付款期限滿期後的翌日，穿着黑衣服的差役來了，把一件蓋着官印的公示，交給貝老伯後，便去了。於是貝老伯的全部家產，就此完了。

貝老伯雖然也奔走忙碌了一番，如延請律師辯護哪；挽相識的人調解哪，可是債主絲毫也沒有情商的餘地，無法挽回。而且所欠的債款，盡全部家

產抵償以外，還是不足，於是；貝老伯給判了五年的徒刑。

貝老伯入獄後，這家庭已無法維持了，四個孩子，不得不東西離散了，有的由叔父留養，有的到外婆家裏去了，致於我，絕對不能跟他們寄食在親戚家裏的。

然而，這時的我，絲毫不畏懼，憂慮了。我很想當他們這危難的時候，替他們盡些力量，報答他們。我想出了一件可以給他們盡力的方法，那就是給四個東西離散了的兄妹們，輪流傳遞消息，免他們互相牽掛着。

這計劃決定了。我把這計劃告訴他們時，他們怎樣的快樂哪！

一天，兄妹四人，坐了一部馬車，離別這住久了的家了。

『再會！』

他們都對着我，和我告別。馬車開始走動了，麗才不住的從窗內俯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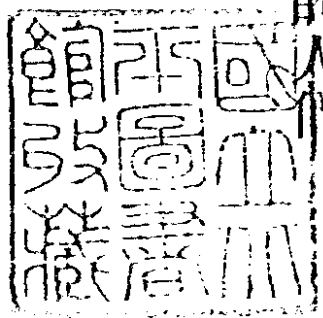
子來，一路和我招手。一回兒，馬車轉了彎，只賸了一陣灰塵，在車後飛揚着。我背上了月琴時，喀皮也會意了，站了起來。

『走吧，喀皮！』

太陽高高的升在天空，幾片白雲，飄浮在半天，天氣和暖，比起我和師父倒在路旁的寒夜來，簡直天差地遠。啊，我也算休息了這二年了，現在，又不得不走我自己的路了。而這一個休息的時期，在我身體上是一個大大的轉機，我已長得身強力壯了，而且，又得了這幾位親愛的好朋友呢！

我在世界上，已不是一個孤獨的孩子了，我的生命已有了意義；我的生活，也有了目的了。我此後要爲了安慰，幫助愛我的人；同時，我也愛着的人們而生活了。

新生活，在眼前展開了，前進！



命(88374)

書叢學文童兒界世

兒 家 無

Sons Famille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初版

每册實價國幣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Astermelio

譯 述 者

陳 秋 帆
上海縣塘溪鎮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南正路

發 行 所

各 商 務 印 書 館
埠

*E一〇九三

平

(本書校對者 沈抱秋 謝雨東)

87

202442

